

海國圖志

卷七十七至八十一





海國圖志卷七十七

籌海總論一

原無  
今補

邵陽魏源輯

陳倫炯天下沿海形勢錄

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左延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袤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其登州一郡，陡出海東，盡于成山衛，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海舶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為標準，此登州西北之渤海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鰲山，靈山而至。

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沙泥入海則沉實支條縷結東向淤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沉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閣無礙閩船遇此則魄散魂飛蓋閩船底圓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閣沙則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屏蔽之山以緩水勢故潮汐比他省爲最急苟乏西風開避則舟隨溜閣靡不爲壞是以海舶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而登萊淮

海稍寬、海防亦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臯  
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鎖鑰長江、沙坂急  
潮、其槩相似、而崇明上鎖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  
蹟、花腦、陳錢諸山、接連浙之甯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  
乍浦、錢塘之鯨子、餘姚之後海、甯波之鎮海、雖沿海相  
連要疆、但外有定海爲之捍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  
浦一處、濱於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  
衢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防者、所當留意。江浙外海以  
馬蹟爲界、山北屬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

盡山、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艘。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焉。由此再南，歷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由劍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外出洛迦門，有東霍山。夏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船回棹，且與盡山南北爲犄角。山腳水深，非加長椗纜，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國衛，接連內地。外有韭山、弔邦，亦賊舟寄泊之所。此皆甯波之內海也。自甯波台州黃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桃渚、崧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鬢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之區。而樂清、束峙

玉環外有三盤鳳凰北岬南岬而至北關以及閩海接  
界之南關實溫峇內外海逕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  
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鋒火三沙斗米北交定海五虎  
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嶺小嶺閩山芙蓉北竿塘南竿  
塘東永而至白犬爲福甯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也南  
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爲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  
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  
海壇實爲閩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  
海內虛海套是爲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邱海壇

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邱，亦猶浙省之南  
屺北屺韭山衢山，江省之馬蹟盡山也。泉州北則崇武  
獺窟，南則祥芝永甯，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  
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爲漳郡之咽喉。漳自  
大武而南，鎮海六鰲古雷銅山懸鐘，在在可以寄泊，而  
至南澳則閩粵分界矣。泉漳之東，外有澎湖三十有六  
島，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  
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船，而平風靜浪，黑溝白  
洋，皆可暫寄。惟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沉



礁一線直生東北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者不敢掉入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巡緝焉澎湖之東則臺灣北自雞籠山與福州之白犬洋對峙南自沙馬崎與漳之銅山對峙延綿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郡治南抱七鯤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

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澎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  
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捍內地者也、南澳東懸海、  
島捍衛漳潮、爲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三澎小島、  
爲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  
放雞廣澳淺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潮郡、  
賊艘出沒之區、晨遠颺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  
以偷泊、故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  
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鮎門港天星平海、雖屬惠州、  
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立碣石鎮以扼其中、自此而

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瀉福建頭大嶠山小嶠山伶  
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山島嶼不可勝數處處  
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艚船海泊可  
以伺劫卽內河槳船漁艇皆可出海剽掠粵海之藏垢  
納污莫此爲甚廣省左捍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  
護順德新會實爲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  
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其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  
爲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  
洋艘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崖門三竈大金小金

烏猪上川下川，咸船澳，馬鞍山。此肇郡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礪州。下隣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礪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南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阯之江平、萬甯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自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

自龍調埠川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沉沙難以盡載自  
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  
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  
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阯  
是以建海角亭於廉天涯亭於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  
海安渡脉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  
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  
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  
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

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內港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島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實爲艱險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惜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沉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可比中國之海防自遼而始至瓊而盡首尾凡萬餘里

張汝霖澳門形勢篇

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澳今西洋意大里亞夷人僦居環以海惟一逕達前山故前山爲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而遙南至澳門十有五里而近其有寨自明天啓元年始立參將營國初因之康熙三年改爲副將未幾以左營都司代

何準道曰康熙七年秋海賊從寨右

登岸攻劫果福國村副鎮遂請移駐縣城坐令扼塞之地武備損威相仍至今五十六年

建土城、起礮臺、兵防二門外、復建臺、列礮各十、雍正八年、設縣丞署、乾隆九年、建廣州府海防同知署、增兵舍百間、而前山之勢益重、東門外爲教場、出南門不數里爲蓮花莖、卽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隄、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曰蓮花山、萬曆二年、莖半設關、官司啓閉、康熙十二年、建官廳於旁、以資戍守、出關、經蓮花山下、有天如廟、折而西南、一山青巉巉、中嵌白屋、數十百間、形繚而曲、東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灣、可以



泊船規圓如鏡，故曰濠鏡，是稱澳焉。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議事亭不廢。國朝設有海關監

督行臺及稅館，其商僮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以居，烟火簇簇成聚落，其舟楫有高尾艇，有西瓜扁，又有省渡石歧渡新會江門渡，有洋船石立廟祀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雍正七年，觀風整俗使焦祈年，乾隆十年，分巡廣南韶連道薛馥先後巡視，有記。

薛馥澳門記自香山

縣鳳棲嶺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爲濠鏡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斷巨沙隄，如長橋，曰蓮花。

莖莖末山又特起名蓮花山又伏又起中曲拘長五六里廣半之直坤艮是稱澳焉澳惟一莖繫于陸餽糧食餘盡海也以故內洋舟達澳尤便捷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左雞頸又十里許右橫琴左九澳灣峯表裏四立象箕宿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其東南百里間爲老萬山孤島具營壘山東北注虎門屬番舶入中國道此山外則天水混同无復山矣而澳夷出入洋則不於虎門於十字門二門俱斜直老萬山十字門特近澳也澳夷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來此歲輸厘緡五百一十有五孳育蕃息迄今二百有餘年矣其戶四百二十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內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目兵頭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庫判事官一司獄而總領于番僧一人其教號天主其業惟市舶慧者肄天官術爲廟者八曰三巴曰伽斯蘭曰大廟曰板滯曰龍崧曰風信曰支糧曰花王附廟置獄獄三重薄罪圈拘聽禮拜廟卽釋重則縛置磯口擊入海爲磯臺六曰東望洋曰伽斯蘭曰三巴曰南灣曰西望洋曰娘媽角磯銅具四十六鐵具三十六大者六十一

小者十有五，凡廟若礮臺，獨三巴爲崇，閱焉。乾隆十年乙丑二月，予以巡海至此，偕海防印同知光任香山江令日暄登乃臺，譯人次理事官前導，而兵目領番卒手布綉旗，肩鳥銃一十二人，排在臺方廣可百畝，中有堂西南指十字門，東望則九洲洋，如列星羅几，硯間下卽宋文天祥勤王經由之伶仃洋也。西望則三竈黃揚諸山而北折而上爲崖山也，轉而內矚洲嶼參互，水有滕艫哨槳之次，比陸有亭障壁壘之相望，前山寨附其背，虎門扼其吭。國家御內，澳東爲東澳山，又東爲九星，揅外大一統，豈不偉哉。

澳東爲東澳山，又東爲九星

洲山九峯分峙，多巖穴奇葩異草，泉尤甘，商舶往來必

汲之，曰天塘水，其下爲九洲洋，旁連雞拍山，多暗礁，又

東爲零丁山，東莞香山新安三邑畫界處，下爲零丁洋，

又東至於旂纛澳，又東北不二百里，有二門，曰虎門蕉

門、蕉門南瞰大洋，有暗礁，不能寄碇，與東洲門、金星門可泊艚船、漕船，洋船不出之。金星門之旁，有雞籠洲、小茅山、虎門，卽虎頭門。大虎山峙其東，小虎山峙其西，雙扉砮然，海水出入其中，橫檔山限之，所謂粵東山有三路，分三門，而以大庾爲大門，海有三路，亦分三門，而以虎頭爲大門，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爲咽喉者也。橫檔山有東西礮臺，與南山三門礮臺，聲勢相應。虎門協副將領之，上有虎門寨，明萬曆十六年建。國初毀于寇，康熙二十六年建，今寨于石旗嶺，築土爲之。五十七

年改建磚城官兵自邑還駐之薛醞虎門記虎頭門以

小虎山東曰大虎山如連珠巨浸中稍折而東南右橫  
檣山左南山相距五六里巋然雙闕而海出入其間界  
中外故曰門橫檣山首尾樹礮臺二高水面約五十仞  
南山礮臺一可三仞及水俱宿目兵焉循南山下十餘  
里三門礮臺二三門者山前突二石插波劃水爲三也  
目兵如各礮臺數橫檣南三十里許爲龍穴山先置汎  
哨今廢南山東南三四十里爲校椅灣略如郊關形而  
已曠廓外絕涯涘矣虎山內外重洋而門當其最深流  
處番船及內郡巨艦必由以入絕獅子洋達廣州海中  
函谷關也而門左右半淺洋惟不任漕船行他舟縱所  
如寥乎閉外夷之門一而開內攘之門且干矣夫陸有  
岡海有港此勝敗得失之地也虎頭門旣城石旂麓聚  
兵千有八百八十八人領於副總兵官而偏師亦往往  
守港口但使聲援罔有不及邏調罔有不謹重門擊柝  
以禦暴客庶其懲而後患哉雖然海門以閉內外也  
外困於內變生於常道必有制治於兵防之先者

又名秀山。宋張世傑奉帝昺退保秀山。卽此。由是踰獅子洋入黃埔。是爲今諸番舶口。虎門天啓海闊而多礁。舟觸之立碎。番船至必官給引水人導之入。固天設之險也。又虎門下有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蓋海市也。

北則青洲山。前山澳山。盈盈隔一海。茲山浸其中。厥壤砧。厥木樛。嶺岼蒼蔚。石氣凝青。與波光相上下。明嘉靖中。佛郎機旣入澳。三十四年。復建寺於茲山。高六七丈。

闕傲奇闕天啓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馬從龍  
毀其所築城番不敢拒今西洋番僧構樓榭雜植卉果  
爲澳夷遊眺地又北爲秋風角爲娘媽角一山嶠然斜  
插於海磨刀犄其西北接蛇埭南直澳門險要稱最上  
有天妃宮其前山迤北由陸道雍陌

明萬曆中設雍陌營

踰逕頂

達鳳棲嶺以至於縣

澳西不十里有北山下爲北山村沙尾村西爲燈籠洲  
其與秋風角對峙者曰南埜角旁爲掛梳山船可寄梳  
又西爲大托山小托山大磨刀小磨刀山有礮臺上下

二門過此爲虎跳門崇禎十年紅毛駕四船由此門入  
廣州求市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爲浪白濬明初諸番互  
市於此嘉靖中始移濠鏡萬厯三十五年番禺舉人盧  
廷龍計偕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當事  
不能用又西爲黃楊山上有張世傑墓下爲黃梁都有  
巡檢司城方一里都司戍之稍南爲鹹湯門外爲三竈  
山產鹽有大使領之高瀾山多鹿元海寇劉進據之明  
初平有腴田三百頃居民烟火與三竈相望  
其南有四山爲內十字門又二十里有四山爲外十字



門澳夷商船出入必由之。有橫琴山。宋益王南遷泊此。丞相陳宜中欲奉之，犇占城。颶作而殂。宜中遁。夜有火燒舟，艦幾盡。一名深井山。澳曰井澳。橫琴二山相連，爲大小橫琴。元末海寇王一據之。旁一山曰銀坑，水最甘冽。又南五十里曰蒲臺石。又東南爲老萬山。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至則有東西二山，相距三四十里。東澳可泊西南風船，西澳則東北風船泊之。山外天水混茫，雖有章亥不能步。己歲五六月，西南風至，洋舶爭望之而趨。至則相慶。山有人魑結，見人輒入水。名曰盧亭，相傳

晉賊盧循潰兵逃此子孫皆裸體嘗下海捕魚充食能於水中住三四日不死地多伏莽山故名大奚山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居民不隸征徭以魚鹽爲生宋紹興間招降之刺其少壯者充水軍老弱者放歸去寨有水軍使臣及彈壓官慶元三年鹽禁方厲復嘯聚爲亂遣兵討捕墟其地以兵戍之未幾罷後有萬姓者爲酋長因呼老萬山雍正七年兩山各設礮臺分兵戍之與大嶼山屯哨爲犄角則澳門虎門之外蔽也

英夷入貢舊案

乾隆五十八年勅諭前一道

皇帝勅諭英吉利國王知悉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嚮化特遣使恭賚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爲嘉許所有賚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恩加禮已令大臣帶其瞻覲錫予筵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名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得普沾恩惠一視同仁至

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  
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  
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准其來京但既來之後  
卽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准復回本國此係  
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  
國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  
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爲無益  
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爲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譯  
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

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強人以所難。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若云爾國王爲照料買賣起見，則爾國人在澳門貿易，非止一日。原無不加恩視。卽如從前博爾都噶爾亞意達里等國，屢次遣使來朝，亦曾以照料貿易爲請。天

朝鑒其悃忱優加體卹凡遇該國等貿易之事無不照料周備前次廣東商人吳昭平有拖欠洋船價值銀兩者俱飭令該管總督由官庫內先行動支帑項代爲清還並將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爾國亦聞知矣外國又何必派人留京爲此越例斷不可行之請況留人在京距輿門貿易處所幾及萬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卽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卽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

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貢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欵誠、永矢恭順、以保乂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賞加賞各物

海國圖志 卷二十一  
三  
件另單賞給外茲因爾國使臣歸國特頒敕諭並錫賚  
爾國王文綺珍物具如常儀加賜綵緞羅綺文玩器具  
諸珍另有清單王其祇受悉朕睠懷特此敕諭

乾隆五十八年敕諭後一道

皇帝勅諭英吉利國王知悉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維  
殷遣使恭賚表貢航海祝釐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令  
大臣帶領使臣等瞻觀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頒給  
勅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  
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



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于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卹、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國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卽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于天

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爾使臣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敕，逐一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言語，諸多未便。除廣東壘門地方仍准

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寧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倣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更斷不可行。京城爲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于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

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即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是爾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現在洋行，又無

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卽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壘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壘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

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壘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給撥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查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夷人與爾國商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核其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壘門居住方爲妥善又據稱英吉利夷商自廣東下壘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貿易往來納稅皆有

定則西洋各國均屬相同。此時自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征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爲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壘門，仍當隨時照料，用示體卹。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關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處海口設立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毋庸另行曉諭。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卽在京當差之西

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尤屬不可。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朕于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卹，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于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加，倍于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于天朝法制攸關，卽爲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悞聽爾臣下



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  
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  
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  
洋未免爾國夷商枉勞往返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凜遵  
毋忽特此再諭

其詳

其詳

其詳

其詳

其詳

奏英夷貢表轉進摺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  
粵督朱粵關舒奏

奏爲英吉利國呈進

表貢奏明請

旨事據洋

行商人蔡世文等稟稱據英吉利國大班披朗稱伊

國王備具恭進

大皇帝表文方物由本國夷船

寄粵令伊面見總督關部大人將表貢贖呈轉求代

奏等語

臣

等當卽傳見該大班據將夷字正副表二

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貢物一分呈出

臣

等公

同閱驗其漢字副表雖係中華字書而文理舛錯難

以句讀隨令通曉該國字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

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臣等核其文義緣該國王因

前年貢使進京仰蒙

皇上懷柔體恤

賞賚

渥優不勝喜歡感激是以備具表文土物呈進以表  
悃忱且聲明前年天朝差大將軍帶兵到的密地

方伊國曾發兵相助此事在從前貢使起身之後他  
們不曾得知是以未在大皇帝前奏明等語，臣

等詢問該大班的密是何地方據云在中華西北地  
方與本國海道毗連等語是的密似即係廓爾喀地  
名其所稱曾經發兵相助之語措詞極爲恭順而又

意存見好，外夷慕化，輸誠益仰，德威廣被，惟是各國進貢，向係專遣使臣賚奏，今該國並無貢使來粵，止係該大班接到表貢，求臣等轉奏，與例未符，謹繕錄貢單同原表三件，恭摺奏呈，臣等來御覽，其貢物如准本賞收，俟臣命下，臣等另行委員齎送京師。

乾隆六十年譯出漢字夷表

英吉利國王雅治管佛蘭西並愛倫等處地方呈

天朝 大皇帝，我宗室議政大臣馬甘尼由

天朝京都回到本國，帶有 大皇帝書信，所諭

情由恩典，我心中十分感謝歡喜，所差貢使進的禮

物蒙

皇上賞收，賚到

御賜各物，當卽拜領

足感

大皇帝記念彼此雖隔重洋，但俱要望通

國太平無事，百姓安甯，蒙

大皇帝諭稱，凡有我

本國的人來中國貿易，俱要公平恩待，此是最大

天恩，雖

天朝百姓不能來我國貿易，若有來

的，我亦要盡心一樣看待，我已分付在港腳等處地

方官員，遇有

天朝百姓兵丁人等，務要以好朋

友相待，從前

天朝差大將軍帶兵到的密地方

我國兵總亦曾相助前貢使到京時未得我們因都  
士丹地方音信是以未曾將此事奏明將來如有機  
會亦可以表我的誠心據貢使回稱 大皇帝萬

壽康寧並稱我將來年壽仰託 鴻福均同一樣

我心寔在歡喜感激惟望中華同外國永久共沐

天恩順具本國些須土物伏乞 賞收自英吉

利國本都呈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按因都士

丹即溫都斯坦譯音不同蓋言貢使未接印度兵總之信息也

嘉慶九年譯出漢字夷表

英吉利國王雅治管愛倫等處地方呈 天朝

大皇帝從前 太上皇帝恩威遠播四海昇

平今 大皇帝仁慈威武天下太平均同一德凡

有本國人來中國貿易俱蒙一體公平恩待我因

天朝百姓不能來我本國貿易我已分付在港腳

等處地方官員如與中國相連地方遇有 天朝

百姓兵丁人等務要加意相待卽遇有別項事情要

我出力我亦十分歡喜效力我與佛蘭西國前已修

和因和之後伊國強橫無理是以我今復與伊國戰



爭我本意原欲和好無事，豈料伊國強橫凌辱，致我不能忍受。又於海口地方設立重兵，顯有歹意。我恐被伊國佔奪，無奈亦只得設立重兵防守，並非意存好鬥。我雖然與伊國戰爭，仍可照舊來中國貿易通好，並無阻碍。那佛蘭西國海口雖有重兵，我已用兵船圍住，伊不能出口。此外又多派兵船護送，是以我貿易船隻可保無虞。又幸遇

大皇帝聖明，即使佛蘭西國有着人到中國謠言，疎間我國，我想

大皇帝必不聽信，再伊國不獨存心想占奪我國，並

欲占奪我之屬國，伊國若兵力不能相敵，伊必另設陰謀，卽伊國恃強設計，我國均能設備提防，可保無虞。查該佛蘭西國內已亂了十三年，佛蘭西老國王爲人甚好，竟被伊國人弑害，深爲可憫可恨。如今伊國有一人做了國長，存心無道，意欲惑亂人心，使通國之人不顧五倫，不畏天地。我想伊斷不能惑中國。大皇帝英明素著，定然洞察其奸，恭祝

大皇帝長享四海昇平之福，具本國些須土物，伏乞

大皇帝賞收。自英吉利本都一千八百四年五月

二十二日

粵

督倭 關延

奏片稿

嘉慶九年 十二月

查英吉利國王表內所稱與佛蘭西國爭鬪及佛蘭西國有着人到中國謠言疎間等語查係嘉慶七年八月間有在澳居住之夷曰委黎多寄信與在京居住之西洋人索德超言英吉利國有大戰船六隻近澳門停泊恐有覬覦澳門情事轉呈管理西洋大臣蘇楞額具奏欽奉諭旨查詢經前督臣吉查明英吉利國護貨兵船均已陸續回國其在澳門外

海國圖志 卷之十一  
三  
灣泊時並未滋事，因該國向來恃強，住澳夷人是以  
驚疑等情，奏蒙 聖鑒在案。今該國王表文所稱

謠言疎間之語，自係指前事而言。本年該國亦有護  
送貨物兵船四隻來廣，隨即護送貨船回國，並無絲  
毫滋事。且貿易夷船，英吉利國貨物最細，較別國買  
賣殷厚。該國夷日夷商均稱恭順，臣等窺測其隱，因  
與佛蘭西蠻觸相爭，恐爲離間，有妨貿易，故於表內  
特陳其事，密詢洋商潘致祥等，亦僉稱委係此意。該  
二國僻居東北海外，去粵東甚遙，斷無虞別滋事端。

等語似屬可信，可以仰慰。

聖厪。

粵

督那  
關延

覆奏

嘉慶十  
年三月

奏為英吉利國呈進表貢，接奉 廷寄，恭摺覆奏事。  
伏查外洋各國夷商，俱無兵船。惟英吉利國貨船有  
兵護送，而該國商船亦無兵船。惟其國王貨船，始有  
兵船四隻護送。其兵船在虎門外，交易後，隨同貨船  
回國，不准少有逗遛。臣等亦派有兵役防送，其餘各  
夷國貨船內，均有礮火器械，自資防範。於例原准攜  
帶至該國原表稱歡喜効力等語，隱躍其詞，自係聞

洋面盜賊不靖，或需伊等出力之意。查夷人不過沾沾計利，即如上年澳門夷目願備兵船二隻，幫同師船出洋緝捕。臣延即以體制不符，且不能得力，與倭議以後，停止夷船協捕。於本年正月會奏在案。而此二隻洋船，迄今無踪，亦實無遭風失事等事。細揣其情形，不過藉協捕為名，可以免此二船出入納稅。而英吉利國自亦得聞此事，希冀效尤免稅。又恐澳門夷船出力有功，或待彼國冷淡，其意不過如此。至各該國夷船，船隻既大，多載礮火，向來洋盜俱不敢

搶劫澳門等要處，又有師船巡防，不致少有疎失，可  
以無虞。 聖念。

餘皆與門禁要領又存而無遺西不存必皆相矣可



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奉

上諭此次英吉利國貢使到天津時謝筵不遵禮節至通州已稱叩跪必能如儀迨至御園朕將次陞殿正副使臣俱託病不能瞻覲是以降旨卽日遣回但念該使臣雖有失禮之愆該國王萬里重洋奉表納貢其意至爲恭順未便絕之已甚轉失字小之意因將該國王貢品內擇其至輕微者地理圖四張畫像二張銅板印畫九十五張加恩賞收仍賞給該國王白玉如意一枝翡翠玉朝珠一盤大荷包二對小荷包八個交該貢使領

賚回國以示厚往薄來之意該貢使等領到賞件極爲欣感亦頗形悔怯現已自通州起行俟到粵後著蔣攸銛等仍照例給予筵宴一次並諭以爾等福分淺薄已至宮門不能瞻仰天顏大皇帝憐念爾國王慕化輸誠仍酌收貢件並賞爾國王貴重品物爾等應感激天恩迅速回國俾爾國王敬悉恩意其未收貢件均妥爲照料上船勿令損失倘曉諭之後該貢使等復將未收貢物懇乞賞收總以業經奉有明旨不敢瀆請正言拒絕欽此

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爾國遠在重洋，輸誠慕化，前於  
乾隆五十八年 先朝

高宗純皇帝御極時

曾遣使航海來庭，維時爾國使恪恭成禮，不愆於儀，用  
能仰承 恩寵，瞻 覲筵宴，錫賚便蕃，本年

爾國王復遣使賚奉表章，備進方物，朕念爾國王篤於  
恭順，深爲愉悅，循考舊典，爰飭有司，俟爾國使臣至日，  
瞻覲宴賚，悉倣 先朝之禮，舉行爾使臣始達天津，

朕飭派官吏在彼賜宴，詎爾使臣於謝宴時，卽不遵禮  
節，朕以遠國小臣，未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於爾

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  
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爾使臣面告我大臣，以臨  
期遵行跪叩，不致愆儀。我大臣據以入奏，朕乃降旨於  
七月初七日，令爾使臣瞻覲。初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  
宴頒賞。再於同樂園賜食。初九日，陞辭。並於是日賜遊  
萬壽山。十一日，在太和門頒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二日  
遣行。其行禮日期儀節，我大臣俱以告知爾使臣矣。初  
七日瞻覲之期，使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正使忽稱  
急病不能動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祇令副使

入見，乃副使二人亦同稱患病，其爲無禮，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責，卽日遣令歸國。爾使臣旣未瞻覲，則爾國王表文亦不便進呈，仍由爾使臣賚回。但念爾國王數萬里外奉表納賚，爾使臣不能敬恭將事，代達悃忱，乃爾使臣之咎。爾國王恭順之心，朕實鑒之。特將貢物內地理圖畫像、山水人像、收納嘉爾誠心，卽同全收，並賜爾國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盤、大荷包兩對、小荷包八箇，以示懷柔。至爾國距中華遙遠，遣使遠涉，良非易事，且來使於中國禮儀不能諳習，重勞唇舌，非所

樂聞天朝不寶遠物，凡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爲珍器。爾國王其輯和爾人民，慎固爾疆土，無間遠邇，朕實嘉之。嗣後無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

海國圖志卷七十八

籌海總論二

原無今補

邵陽魏源輯

粵東市舶論

清河蕭令裕

康熙二十三年臺灣鄭氏平海禁大開二十四年從疆吏之請設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於是內地商船兼通南洋荷蘭助順先請互市他島夷望風景附莫不瞻戴斗牛梯航歲至英吉利最後款關其國皆在大西洋荒遠莫測而自漢以來所通西域僅至西南洋而止然以漢書前後西域二傳考之則知西域之與西洋

地雖相遠俗不甚遠也。班書稱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其風氣物類與罽賓同者有烏弋安息之屬烏弋之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今英吉利佛蘭西荷蘭諸國善製鐘表窮極工巧織罽之屬精妙絕倫所用洋錢亦以銀鑄幕爲人面或爲王面斯其俗相近一矣。班書稱安息國畫革旁行爲書記師古謂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



行不直下，今西洋諸國書旁行斜上，皆拉體納字。今欽天監

有書拉體納字文

鳥跡蛛絲，由左以達右，斯其俗相近。三矣。班

書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其  
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  
夫乃決正。今西洋諸國善賈爭利，家事取決常于女子，  
頗主黷財，夫無妾媵，微不同者，深目鮮須耳。斯其俗相  
近三矣。蓋夫西洋之地，在漢書惟大秦國，足以當之。范  
書言大秦國亦云海西國，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  
一。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繪綵與之交市。

故遮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直至明代萬曆中，利馬竇入中土，而大秦人始通于中國。繼以佛郎機、荷蘭、戈船相繼至粵閩，故大西洋之通自明代始。若天竺國，一名身毒，則西南洋非西洋也。亦于明季

國初爲西洋諸國據其海口，設礮臺，立市埠。今來粵貿易，港腳、白頭夷附英吉利旗號者，卽古之天竺國。于是大西洋與西南洋始混而爲一。徵諸漢時西域之俗，旣如彼，驗之今日南洋之船，又如此，豈非向背之故，振古

如茲懷誘之方無遠不屆者哉夫象胥達志情款非曷  
通也漲海浸天帆檣非樂赴也而黃支獻見漢以來始  
不絕書番禺都會唐以後舶乃雲萃可知殊裔之貢珍  
視中華爲天府諸蕃之懷化求市賈以自封也昔之聖  
王稔其風尚故結以恩信招以貨賄蠻夷竭歡象來致  
福減戍守之費兵革不興收征權之贏軍儲是賴遠覽  
古今因時之制得失之林斷可識已是故趨利如鶩者  
種人谿壑之常因勢要約者函夏金湯之固孟堅所謂  
漢多財物必市乃得所欲乃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一至者，真爲得其情實也。知其情實而御之有道矣。

或曰：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漢之蠻夷，通市貨買，好辭爲詐，多求使者護送，以事絕遠，故孟堅謂盛德在我，無取于彼也。今南洋諸舶，抵我邊境，什百爲羣，連檣相接，器則火礮蠻刀，人則趨捷狙獷，設有伏莽，坐見披猖。漢之已事，可得擬乎？應之曰：此未足以爲虞也。軍旅之事，必權衡於主客。洲島之俗，惟利益於買遷。凡夷之必我資者二，而我之不夷患者二。番人性耆乳。

酪膠結腸腹，惟大黃茶葉蕩滌稱神，一不得食立致困病。異時恰克圖口不與俄羅斯通市，西洋各國市大黃於粵，每國限以五百斤，防其漏入俄羅斯也。比開關如故，紅毛花旗諸酋合辭籲請毋限定數，是知疵癘之侵非藥罔濟，旗槍之用，在彼同需。今茶斤出口歲計四五十萬，頻年交易定有積存，然茶之爲物，霉變易生，三歲以後不可復食。如聞英夷誇詐，謂有三十年之蓄，此其欺罔不辯自明。設有禁斷，驚擾內作，其必我資者一也。番人近利尙功，以海商爲世業，沿海埠頭競思壟斷轉

相販鬻，祿及毫釐，其有別部雜港，思商中國，率爲遮闕，用擅專利，又攸關之舶，珍貨山積，來自本國，例譏重稅，國主藉有稅入，用供餉俸，住澳門者爲大班，總其貿易，厚資本者爲船主，統曰公司，他夥長水梢附貨載艙，無不希收餘羨，用裨生計，舉國上下，皆以中華爲利藪，其必我資者，二也。英夷窟宅，渺隔重洋，惟澳門租住，是其頓宿之所，澳夷雖甚貧薄，未易全以賄通，其米利堅佛蘭西諸國，夙與仇讐，不能統壹，如有跳梁，使相攻擊，以夷伐夷，正可撫爲我用，故佛郎機之寇新會，卒以成禽。

明嘉靖中，和蘭番之寓臺灣，終歸敗遁。老巢既遠，持久爲難。

其不夷患者一也。民非水火，莫能生活。番舶之來，商稍

百數。近時洋米載自呂宋，轉餉無乏。誠難與爭。然萬山

以外，颶風堪虞。一入萬山，糧道立斷。加海水味淡，秋冬

變鹹。潭洲迤北之洋，春夏清甘可飲，蓋北江之所從入也。秋冬水涸，海氣上浮矣。夷來下碇，

每在秋冬，涓涓之滴，不堪入口。是故守礮臺之險，絕奸

民接濟之路，斷校椅之泉，截大嶼龍穴之汲，以守岸爲

上計。不交鋒于大洋，我逸彼勞。彼客我主，其不夷患者

二也。去彼二患，守我二資，交易坦途，番客大至，航三萬

里之海但有牽來譏四十柁之徵都無檢閱茲非桺藩之善政欽賢之遺規與且尤有說焉凡夷之狡焉生心者皆漢奸之導誘也而漢奸之敢于煽惑者皆執事之侵漁也往夷貨之來有稅有鈔有進口出口之規有分頭正頭之筭箱包漆木動輒規例之收呢羽鐘表咸入彤廷之貢此取之在上者也商保之船必資規費貨銷之數按抽行用黃埔一進泊而丁胥之事例已多省澳一往來而牌照之取求又夥吏役之生活仰給惟於舶來蔬米之日需翔貴由于買辦此取之在下者也取得



其道則官吏樂輸而荒服有出塗之願。取失其道則商胡斂怨而奸豪售貪狡之謀。何者？商行資用類皆取自夷中。一苛於商，卽商因而厚斂。一斂於夷，卽夷從而枝求。厚斂者以官爲市，而商或潤其餘。枝求者引商爲援，而夷斯逞其忿。始則規制弁髦，侈然而違犯。繼則語言慢易，嗔然而上侵。小則礮械森陳，陽爲防護。將牢之說，大則兵船飄忽，陰懷恫疑。虛喝之謀，欲懲奸而畏首畏尾。欲大創而籌餉籌兵，蓋貪縱侵凌於無事之日，不得不彌縫姑息于有急之秋也。蘇軾謂絜廉哲人之細事。

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乂安諒哉  
言乎

市舶之通人多同異自英吉利橫海上驕嫚日聞於是  
有爲封關罷市之議者應之曰市舶者島夷嚮化之誠  
沿海居民之利也。得其所欲則瀛渤晏安失其所營則  
奸豪反側善謀國者但當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也  
方嘉靖時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其始因倭舶至  
閩浙互市諸大姓及商賈多負其直倭糧價爲盜諸大  
姓脅將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泄師期令去約他日至償

其直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而內地奸民復煽爲亂，遂焚掠州縣。巡撫朱紘至，首嚴通番禁，犯者寘重典。又憤閩浙勢家多庇賊，上疏言過激。中朝士大夫與爲難，爭掣其肘，劾紘至死。中外莫敢言海禁事。於是徐海汪直內訌，而倭亂成矣。鄉使互市之倭，不虧其直。洋來之舶，不禁其通。則徐海汪直公然貿易之商，日本佛郎機長此朝宗之集也。挾倭之賊，以脅官，卽挾官之兵，以脅倭。講張爲幻，負直不償。金鼓一振，毒連四海。當時商賈釀禍，萬死莫辭。而市舶旣革，利權在下。港外交通，走險

不擇朱執通番之禁，殆亦因噎而廢食者哉。鄭曉稱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今粵海通市百有餘年，假令奏罷，停其來舶，洋行貨直類多賒貸，一時殷商墊給，既所不甘，疲商責償于何取辦？勢必遠夷怨咨，要遮不去而買辦引水，漁船快蠅之徒，沙文馬占。沙文者僱于夷馬占通夷語者也，通事洋貨鋪之屬，懼於失業，潛爲教誘，椎髻之俗，好亂由于性生，飛鴉之音，集林忘其懷化，未形隱患，可勝言耶！且防邊之策，尤貴招徠，漢書謂匈奴貪尚

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故知撫綏  
遐服，非財賂無以款通。懷畏遠人，必負販乃能要結也。  
夫中行說衛律之謀主，是漢患之內生也。賣馬邑交易  
之無功，由釁端之自啓也。如彼英夷，不同冒頓，自爲海  
賈，何暇遠圖。但使關市持平，夷商親附，脫有奸猾，隱爲  
詐虞，屏之遠方，肆諸朝市，百蠻懼伏，豈敢動哉。然而體  
順夷情，主平市價，必有以大服其心，乃使其無所藉口。  
必先外藩無輕節府之意，而後款塞謹功，令之遵其要。  
在於行禁肅清，綱首難以賄進，而無取乎閉關封港，俾

番商裹足而望洋也。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貨財，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班超謂任尙曰：蠻夷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夫小過之糾，不肯爲其簡易財貨之好，乃甘爲其患苦，抑何方寸岑樓，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乎？君子是以知君卿之導利，推本信誠，盧奐之清白，用懷遠俗也。

鴉片煙，一名阿片，一名阿芙蓉，出英吉利屬國，種紅鸞粟花，葉如龍青，子如茄，每根僅結子二三顆，熟時，夜以

刀劃皮分許，膏液流出，晨收而浸于水。俄頃出之，貯諸器，取葉暴乾爲末，雜揉其中，視葉末多少以定成色。葉末半則得膏半，然後捏爲團，葉裹之。見海錄有公斑，有白皮，有紅皮，公斑爲上，白皮次之，紅皮最下。前代無此物。明時始入中國。龔雲林醫鑑用阿片泥和糯米爲丸，治百病。名一粒金丹。李時珍本草綱目云：俗人房中術用之。雍正中，年希堯刊集驗良方，鴉片屢見，初不言其吸食也。鑲竹爲管，或磁或銀，挑烟於盒，如粒如丸，就燈而吸，倚枕側眠，蓋自乾隆末年始。嘉慶初，食者漸多，特奉

明禁至今日而家喻戶曉俗不可挽凡食煙之人燃燈  
在榻必兩兩對卧左右移易邂逅論心用除嫌恨名曰  
開燈日久中病應時而食名曰煙引引至而不得食則  
四肢頹然涕泗交下刻不能支吸煙數口精神頓回名  
曰過引引深者日須三四錢引少者以數分計盛年柔  
脆先零何早筋力乍衰髓竭乃槁此食煙之狀也煙土  
之入始在澳門繼歸黃埔

今上初元森嚴設禁乃

移泊於新安縣屬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凡福建天  
津江浙之泛外海者皆必由焉島民萬餘家皆蠶戶漁



艇販私爲業。道光三四年來，躉船五六艘，前總督阮元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近則約十七八船，經歲逗遛，接遞新煙，洋船駛進鹿門，轉入蛟門，以所載之土運黃埔深井。地名地有窟宅爲奧援，有快蟹爲護送，分售於會城之窰口，其送煙匪艇。一名扒龍數十健兒，搖槳如飛，列礮械而行。比年澳門之押冬夷，往來省城，自覓各船交易，窰口之利又分，而天津閩浙船大率在省議價，到躉交土。他大吏之貢船差船，私攜過嶺者，歲又不知幾許。此販煙之眾也。鴉片煙惟公班行於粵，各省類白皮，每白

土一包合三斤直洋銀二十一二圓去窰口之沾潤規費之花銷番夷約得銀十三四圓賤時亦每包十三四圓番夷約得銀八九圓每歲以一百萬包計番夷實得銀千三百萬圓不等自餘價銀尙七八百萬四五百萬圓大抵水師有費巡船有費關役有費營汛有費差保有費以窰口爲授受以煙價爲取償世盡奇貨之居人競染指之望此售煙之利也其害深其習錮其來遠其利溥其人夥其勢橫法令之設祇同於具文根底之深遂蟠於天下說者謂番舶來貨亦貶躉船異時禁之稅

額將虞短絀然關稅之贏百數十萬鴉片之耗千萬有餘豈貪其至輕而忘其至重耶夫貲財銷竭踰其人心風俗之閑鳩毒晏安惰我堅甲利兵之氣職謀國是不得不挽救力操也然而有所操卽有所遺操其末者遺其本操其僞者遺其誠惟末是趨而以僞相市更及十年而其效可觀矣

粵東濱海之區耕三漁七幅員遼闊民食不敷歲仰廣西桂柳梧潯諸府之接濟設遇粵西年荒諸府閉糴則粵東米價翔貴小民粒食維艱惟洋米產小呂宋國地

在閩粵之南土沃水膏不耕而穫稻米一石值銀數錢  
由海道來廣不過六七日粵關市舶每載入口乾隆八  
年欽奉 諭旨凡遇外洋貨物來閩粵等省貿易帶

米一萬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五帶米五千  
石以上者免其船貨十分之三其米聽照市價公平發

糶仰見 聖謨廣遠軫切民依灼知開禁南洋為控

制外番起見 國家富有四海並非需此稅銀與其

以茶葉大黃易呢羽鐘表無用之物不如助籌足食利

賴閩閩 訓典煌煌勝算操而垂裕遠也自司權者

專利自封多不以此爲便奉行日久舊制漸湮嘉慶十一年以後續來米船粵關止予免鈔飭令空船出口由是夷商無利來米頓稀道光四年總督阮公奏請各國夷船專運洋米來粵免其丈輪船鈔所運米穀起貯洋行糶賣原船載貨出口一體徵收稅課得旨允行

一時黃埔澳門歲增米十餘萬石然各國來粵米船均係零星小販並非資本充裕之夷每船載米三四千石及一二千石不等雖有出口貨物其數不甚相懸洋米之獲利既微出口之稅銀仍納所免進口鈔規始猶抵

敷關費漸且不足取償緣阮公入告之時僅據縣稟議行其乾隆八年寬免米船貨稅之  
恩旨未經查明

聲敘是以但能導夷船之歲至而不能使洋米之積餘  
可以收效於會城而未得推行於全省本年旱稻收穫  
僅及六成秋冬亢旱晚稻不足三成來歲青黃不接之  
際卽查照乾隆嘉慶年間成案飭商採買洋米回粵糶  
賣將來平其市價非不可轉歉爲豐而暫時舉行究非  
永久之善策似應奏援乾隆八年舊例嗣後凡遇外洋  
夷船並無別貨攜帶專運洋米來粵五千石以上者免

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三，一萬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貨稅十分之五，其載米不過五千石以上者，仍照道光四年成案，止免進口鈔規，不寬出口貨稅，以廣 皇仁而

昭限制如此，則外洋米穀進口愈多，以關市之征資積貯之益，然而議者或曰：天朝民食，豈藉外洋權貨

免徵，且將虧稅，夫茶馬者，西北之利也，以內茶易番馬，不得謂中國之戰騎取給于夷也，通其地之有無，使所產不歸紅腐，收其土之蕃育，使所積皆我邊儲，神明之用，因應無方也，若粵關正額盈餘，歲需銀九十萬兩，比

年奏銷常溢收四五十萬其中進出貨物以英吉利公  
司夷船爲大宗英吉利風俗向來精勤織作所製呢羽  
洋布紗線等物非中國無以流通洋米產小呂宋等處  
不過一隅之地又距英吉利國都方萬餘里使進口洋  
米出口減稅止港腳花旗諸夷聞風興販亦無過十之  
五六英吉利闔境民夷必不容廢其織作專以販米牟  
利是進口之呢羽如常卽出口之貨稅無減粵關正餘  
之數歲終豈慮懸絕耶且卽關稅稍絀而藏富於民備  
戶口之流亡免司農之賑貸以下益之有餘補上損之



不足經國之遠猷，綏邊之至計，詎與夫頭會箕斂者較短絜長耶？或者又謂米非洋產，買自邊郡，船若暢來，盡攜鴉片，此皆參隨巡攔之屬，造爲飛言，阻撓善政，以自殖其私，不知內米洋米，味各不同，市價番價，豈甘折閱，況零丁薁船，自販煙土，卽洋米不通，而貨船獨不賫夾耶？夫洪範八政，一食二貨，因貨通而食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裁成輔相之方，莫善于是，是在當路君子之勤求民隱而已，謹議。

源案此議洋米，但知小呂宋而不知暹羅及新嘉坡

葛留巴港脚諸地皆歲歲運米入口，又不知運米一  
 二千石者，亦准免稅十之一，且有賞給米商頂戴，自  
 康熙至乾隆疊次恩旨具載。皇清通考四  
 裔門別詳東南洋呂宋暹羅二國志內。

粵東章奏一

兩廣總督  
林則徐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奉 上諭：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  
 海，設法剿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  
 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臣等悉心妥議具奏，謹將察看

籌議情形敬陳之。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關。無論何國夷船，槩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伏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勦捕盡絕，又禁大小民船，槩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泅之人，使駕火船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能擒夷船，卽將貨物全數給賞。該夷未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毋許逾額多運，以爲箝制之法。等語。臣等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市，原係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

非關權利其抽分之稅況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  
疊奉 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論大哉 謨訓中

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各外國在  
粵貿易一律停止則有尙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  
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  
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易與槩斷各國貿易揆理度  
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  
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煙來粵卽別國夷船  
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躉船煙土以後業經奏

奉

恩旨，槩免治罪。卽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

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艙，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卽礙難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强悍，諸夷中惟米利堅及佛蘭西尚足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國、單鷹、雙鷹等國，到粵貿易者多。

海國圖志卷之十八  
三  
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  
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  
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睽以彼此之離心  
各輸忱而內向若槩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  
氣勾結圖私左傳有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我朝之馭諸夷固非其比要亦罰不及眾仍宜示以  
大公且封關云者爲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  
亦何憚而不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  
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卽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

夷貿易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煙土換至粵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違禁不通商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煙此種貪狡之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於各海口倍加嚴拿有一日一船煙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去煙來之言轉非虛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如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槩不准其出海則廣東民人以海面爲生者尤倍於陸地故有

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謠。若一槩不准出洋。其勢卽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者止許在附近海內。此說雖亦近情。然旣許出洋。則風信靡常。遠近難定。又孰能於洋面而阻之。卽使責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拿則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尙未編完。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



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船，逐一驗查，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可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臣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尙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卽爲箝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販出洋，否則正稅徒虧而

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英夷此卽內地行舖互售尙難家至日見而況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卽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忍垢蒙恥多喫暗虧譬如大賈殷商一旦僅開子店寄人籬下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奏所謂該夷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備火船練鄉勇募善泅之人則臣等自上年至

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卽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駁夷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則不啻敲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卽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若

果查出夾帶應卽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  
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  
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節次  
議及嗣經核定章程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  
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准給五十萬觔仍以三年  
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  
行至所請責令澳夷代英夷保結一節現旣不准英夷  
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奏彌利堅代英夷請款疏

參贊大臣  
楊芳等

竊照英吉利逆夷于二月二十四日乘駕兵船及火輪三板等船欲進省河經鳳凰岡官兵奮力擊退卽于二十五日繕摺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是日米利堅國

領事多利那因該國貨船並不在禁止通商之列先經琦善批准帶進黃埔貿易適值英夷攻打虎門被阻不得入口聞鳳凰岡官兵擊退逆船來向營盤稟訴據總兵長春報知前來當飭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帶同通事譯訊據多利那稱英夷既被擊退自不敢再有他求

惟念稱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其帶貨商船並未敢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爲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米利堅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禁物，蒙天朝恩准照常貿易，極爲感激。

乃到粵經年，被英國牽累，不能進埔開倉，以致貨物霉爛，貲本虧耗。現查英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于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國妬恨，免致阻梗牽留。而英國貨船在埔，其兵船卽有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一法等語。臣諭以該夷

所言雖亦近理，殊不知英夷肆逆逞凶，罪惡重大，實自絕于天朝。今蒙命將出師，特申天討，卽

謂夷商並無助逆，究係英國之人，又安敢以通商爲請。正詞回覆去後，是日逆船雖無動靜，而探知退泊未遠。臣料其早晚又必來擾，戒備益嚴，惟省城所存礮位，不如虎門之大。虎門礮臺旣失，礮亦隨之。且外海師船在虎門者，均被逆夷燒燬，別營舟師刻難調集。雖有內河巡船及招募水勇快艇，祇能防而不能攻。臣與兼署督臣怡良等正極焦切，適于二十六日巳刻長潮之際，南

風大起，該逆大小兵船添至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果皆乘風擁至。其時鳳凰岡等處營盤各放鎗礮，擊斃夷兵不少，而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闖入省河，飛礮火箭，施放無數。幸各城上下內外已將官兵壯勇排列如山，不令少有空隙。且臣等先經示諭軍民，以防禦英逆與他寇不同，其礮彈能于遠處裂開以燒房屋，而火箭又著物即燃。此時保衛城垣，首須撲除火患，是以于列隊兵勇之外，復逐段多添撲火兵丁，使房屋不燒，人心即定。雖是日逆船礮箭施放不絕，而



省城內外周密巡防，並無一處失火。該逆見守城如此嚴緊，立即移竄空曠之白鶴灘中心，暫行下旋，不敢逼近城垣，亦不敢復放礮箭，第仍慮其堵截上下游各船，則省中一切日用以及軍火所需皆無不棘手。正在分籌勦逐間，復據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國領事夷商于英逆帶兵之人無不交口斥詈，該兵船因見城上岸上均各森嚴，亦即畏懼而退。二十七、八、九等日，兵船及火輪船三板船均陸續開離省河，惟各國夷人在粵均望承平，謂英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

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疊 恩施，不得不代懇法

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等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

惟求，即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

樣是其前此要求奸計，此時無可復施，惟臣等奉

命督兵，祇知軍務為亟，斷不因各國連番環請，稍任懈

我軍心，即其筆據之言，雖曾寓目，仍如無覩，第既有此

情形，理應據實入 告，固不敢冒昧陳乞，亦不敢壅

于 上聞，至其所云貿易夷人，並未隨同滋事，貨船

入口，正可制服夷兵等語，臣暗訪明查，尚非誕妄，而就

兵機而論亦有時以縱爲擒與其峻拒羣夷恐致一同  
缺望或先從權制馭借以密運深謀伏候 聖主指

示機宜不勝凜感悚惶之至

案所云不討別情只求照  
例通商是煙價香港皆不

敢索又許退出虎門也非彌利堅  
夷目從中講款不能有此機會

海國圖志卷之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海國圖志卷七十九

籌海總論三

原無今補

邵陽魏源輯

覆奏各國夷情疏

靖逆將軍奕山等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

日奉

上諭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

據稱粵海稅務以夷稅為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為英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語廣東例准各國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英夷强悍桀驁阻撓

各國生計，各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先，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抑稍有缺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抵粵後，密加查明，緣粵海關務舊章，例准通商各國，除居住澳門西洋夷人貨船，向在澳門卸貨外，其餘米利堅、佛蘭西、荷蘭國、大小呂宋國、噶啞啞國、槌國、瑞國、單鷹國、雙鷹國、英吉利國，並港腳各國貨船，向例應進黃埔查驗開艙，各該國距粵程途遠近不同，每年來船數目約在一百餘

隻二百隻不等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起截至六月初二日止祇到有米利堅國呂宋國貨船十九隻自是之後並無貨船進口蓋因英夷犯順駛有兵船來泊澳洋所有各國貿易商船均被英夷阻撓不得進口英夷強悍桀驁各該國力不能制阻遏外洋無不同深怨恨迨至本年二月初六日英夷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夷船直達黃埔是以向准通商之米利堅國佛蘭西國及港腳貨船共四十二隻始得隨後進口英夷懇求通商經臣楊芳會同撫臣怡良體察情形

奏明仍准

恭順各國照舊通商各夷無不欣感共戴  
皇仁並

不敢觖望于天朝傳訊各通事所稟亦頗相符現

在雖經開船而殷實客商均經紛紛遷避商民交易者

甚屬寥寥臣等現已出示曉諭令其急速回來各安生

業與恭順各國照常貿易無須驚疑日來漸次歸業民

情少覺安貼謹案 廷寄之意原欲以夷戾夷惜  
覆奏未能仰體 廟算詳察夷情也

（此處為模糊之印文，內容難以辨認）



奏佛蘭西國夷情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將軍奕山等

查佛蘭西與英夷毘連疆界各爲一國素稱強悍前因爭擾地方構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後經議和該國亦與廣東向來交易上年十二月間據報該國新到兵船一隻兵頭真時爾士思利管駕來粵泊在香港對面尖沙嘴地方並云後尙有兵船未到等語正在密飭查訪間旋據報稱佛蘭西兵頭士思利乘坐小三板來省入館當經密飭洋商等暗爲訪詢據云來省意欲面見官府有稟商事件不肯明言帶有素曉中華言語之和尙

玉遮依里達二人同來稟稱該國兵頭有密商軍務不用通事傳話懇請面稟等情臣等以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乃英夷興兵犯順阻撓各國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據稟請當面密陳軍務正可因勢利導駕馭羈縻爲以夷攻夷之計當卽於距城十里之半塘地方傳令來見詢其來意據稱該國王聞英夷與中華構兵恐該國商船被其擾累是以遣伊前來保護並諭令到此從中善爲解散臣等諭以爾國向稱恭順素所深知英逆如此頑梗不化肆行強暴將來爾等各國必受其

害爾國王既遣爾帶兵前來果能出力報効必自當據  
實奏明

大皇帝格外優待恩施據稱我國與英夷  
雖屬敵國但現在新和無隙可乘不能妄動若無故攻  
彼恐別國不憤不如息事罷兵早了此局方妥當訊以  
爾有何息事之法據稱伊願與英夷講說伊若允從則  
已如不允從卽向其藉詞交兵等語臣等諭以英逆屢  
次犯順現在侵犯甯波定海等處致干

聖怒簡派

揚威將軍各路帶兵前往勦辦此時本將軍等如何敢  
擅准令伊講說據稱大人等既不敢奏我先出外洋與

英夷兵頭講說如有何信息再來回報當即酌加賞賚該兵頭及和尚旋即辭出外洋又據汎弁探報逆夷兵頭僕鼎查於上年十二月間由浙潛回香港又探得佛蘭西兵頭到香港與逆夷兵頭見面二次旋據香山駐澳縣丞張裕稟稱佛蘭西和尚玉遮等面稟該兵頭現有要事於正月十六日開船前往呂宋去看兵船留話給真時爾和尚進省稟覆二月初五日真時爾到行呈遞說帖仍以解和爲詞希冀賞給英逆馬頭臣等察其行事以英逆新與連和佛夷思於中取利又思分地故

爲之居間、夷情詭譎多端、該兵頭雖陽爲恭順、馬知不藉探內地虛實、別生事端、雖現在該夷同米利堅各國、夷商進省行照常貿易、而無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絕、並導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爲中國出力、

大皇帝必加恩於爾等語、除密飭水陸兵勇嚴加防範、觀其動靜外、所有佛蘭西兵頭來省情形、不敢壅

於

上聞據實附陳

案佛蘭西求面稟軍情、其來意之誠可見、且得與英夷素仇之

勅敵使之講、款英夷必曲從、即使不從而藉詞交兵、英夷亦必畏事、機莫善于此、乃稽延半載始聽其行、及入長江而江甯款議已定、數日矣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其地亦不遠而難通矣夫

覆奏各國夷情疏

靖逆將軍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英

逆糾集天竺佛南小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

請飭曉諭解散等語此等遠夷被該逆糾合自係迫以

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設法解散以孤其勢此事或

有轉機着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如果各夷

可以理諭即剴切宣示曉以大義俾不為逆夷所愚但

須斟酌盡善然後舉行又須持以慎密斷不可少露風

聲原片着抄給閱看欽此臣等伏查原奏內聲稱鎮海

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南及呂宋各夷等語。查前次奏報逆船摺內。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後共出老萬山。駛赴浙洋者計四十七隻。所稱鎮海定海兩處停泊逆船。自必卽係四月內由粵駛往船隻。但從前據該營縣探報。均稱該船係自英逆本國駛來。並無聲明別國之說。茲復細加採訪。緣西洋諸國。總名爲歐羅巴洲。並無天竺國名目。史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其俗重佛法。



又聞天竺一名印度、孟呀喇及喀布爾皆係印度之一隅、喀布爾卽前此傳聞與英夷打仗之國、嗑呀喇則英夷屬國、至佛南國或卽係佛蘭西因夷語西字是尾音、以致傳寫不一、本年春間佛蘭西國兵頭真時爾及士思利管駕兵船來粵、帶有素曉華語之和尙玉遮依里達二人同來謁見、曾經臣等將曉諭該夷情形、奏明在案、風聞該國與英逆兩不相下、現因英逆日強、恐其蠶食、早已整頓兵船、預爲防備、呂宋在粵洋之東南、該國如赴浙江、卽由臺灣福建一帶北駛、原不必由粵洋經

海國圖志 卷之十一  
過有無船隻助逆，無從而知。聞該國貧而弱，自顧不暇，未必能以兵助逆。且該國商船向在澳門貿易，亦頗恭順。惟訪聞海外各國，另有一種船隻，名爲西裝柳，其船上多係黑夷，礮火俱備，往往受僱於各外國人打仗，索價數萬員至一二十萬員不等。現在英逆分擾各省，難保非此等船隻在內。該逆插以旗號，卽作爲伊本國之船，亦未可知。臣等伏思佛蘭西與呂宋各國，素稱恭順，原可以理曉諭，設法解散。惟該國是否與英逆同惡相濟，無從得其確據。且該國現無大兵頭在粵，僅止小

夷商貿易似未便向其講說轉失

天朝體制查佛

蘭西兵頭於春間呈遞說帖本以代英逆講和爲辭嗣因該兵頭士思利出洋後總未再來臣等隨時體察情形如果有機可乘自當因勢利導以靖逆氛而崇

國體

四

沃收果自蘇而乘自當因獲休真以新遊流而崇

因獲只麗士思蘇出并必蘇末再泰百金設其盡察

蘭國只題欲春開呈悉符湖本以升英並其味會新

夷商買夏以未野而其輪荷轉尖  
天既對其查

覆奏印度夷情疏

將軍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奉

上諭御史蘇廷魁奏粵海

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據稱傳聞英夷  
爲孟阿喇攻破逆夷兵船紛紛遁回請選派兵勇趕緊  
修築虎門礮臺以資抵禦廣東省城東北陸路名燕塘  
墟賊若乘間而入頃刻可至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  
沙河宜築長堤省城西南地名龜崗其東岸宜設營兵  
使彼首尾不能照應水陸皆可制勝等語逆夷恐惡貫  
滿盈結怨各國現在傳聞有孟阿喇攻襲之語着奕山

等密查粵東所泊夷船、駛去若干隻、夷眾傳說若何、如果該國有事、逆夷陸續逃遁、該國夷人在粵甚眾、總可得其實在底裡、或係他國與英逆有爭鬪之事、或孟阿喇糾集別國與之爲難、均着查訪明確、據實速奏、該將軍等前奏修復虎門各路礮臺、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辦理、此時該逆如果將船隻陸續撤退、留泊廣東無幾、正可趁此趕緊購料興工集事、毋稍觀望、並着奕山相度機宜、倘可乘該逆窘迫之際、出其不意、明攻暗襲、殄滅無遺、亦足以紓眾憤而快人心、至燕塘墟、大沙河、龜崗、

爲賊陸路所必經，應否築堤設營，水陸交嚴之處，着奕山等相度地勢，妥籌辦理。該御史原奏，着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伏查本年二月間，風聞英逆所屬之孟阿刺地方，向有英夷兵目，帶領黑白夷兵各數百名駐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傷亡，僅剩白夷兵不敷駐守。該逆兵目於去冬勒派土夷商民充當兵役，因而構怨，羣起刺殺夷目，並將白夷兵數百名焚斃殆盡。嗣又據香港探報，英逆前佔孟阿刺埠頭，藉產鴉片厚利，得充兵餉。因被孟阿刺麼佬鬼子將八顛

之弟殺死、奪回鴉片埠、以至兵餉不繼等語、當經臣等  
以得自傳聞、究無確據、曾於前次奏報摺內、聲明在案、  
是該御史所奏、合之粵中傳聞、不爲無因、惟該逆兵船、  
是否因此紛紛遁回、前此密飭查探、茲據署大鵬協副  
將及各處探報、前聞孟阿刺將英國兵頭戕害、英夷遣  
火輪船來粵、趕回兵船巡船、駛至孟阿刺應援之說、如  
果屬實、自不應有兵船駛至、乃現在英逆兵船火船、又  
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東開駛者、  
其餘灣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駛往江浙、



據查探情形，似該逆夷船隻駛回孟阿刺，應援之說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訪聞得英國之東，另有恩田國，相距約三月水程。英夷欲得其地，被恩田國設計誘騙。於本年正月內，殺斃英兵萬餘名。現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語。又傳聞逆夷先與喀布爾打仗，現在又與治拉拉拔打仗。有地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夷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孟阿刺各處總名印度等語。奴才等竊思該夷在海外欺凌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爲難，似係事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夷

眾所有孟阿刺恩田國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傳  
 聞或稱並無其事其所言地名亦恐傳播語音不無譌  
 錯一時殊難得實案加布爾城即阿付顏尼城乃愛烏  
 罕之國都也在中印度西此境與俄  
 羅斯游牧接壤治拉拉拔即機窪國之音轉恩  
 田國在印度東水程三月疑即緬甸國之音譌

平五且內途繼英其萬繪各與五年及山未止息善語  
 餘三日水盛英夷浴其此斯恩田國籍指諸疆效本  
 必可計且後日又請開舊英國之東良育恩田國賦  
 熟查詳詳近以茲後英俄與回孟回轉戰於遠末

覆奏英夷情形疏

揚威將軍奕山

竊<sup>臣</sup>

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現派司員向逆夷等連日隔別詰問等語白夷幹布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爲撫養一面細詢該國底裏着奕經等詳細訊明英吉利國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該國向與英吉利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

浙其餘來浙之孟加刺大小呂宋雙鷹國夷眾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爲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僞兵及佔據郡縣搜劫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或另有詭謀以上各

條該將軍等卽分別詰問詳晰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此<sub>臣</sub>等遵卽督飭司員等帶領通事將各條逐件連  
日詢問據該白夷等供稱自英吉利國城至內地廣東  
地方總視風信遇順風時不過三個月卽至香港遲則  
四月五月不等至遲亦不過六個月卽可以到所過地  
方若佛蘭機急欲罨土郎罵達刺沙姑路庇令罵勒格  
星加坡等處皆英吉利所屬其所經有何國均難指實  
名目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卽用小船  
攏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能細辨至克食米爾卽孟加

刺地方孟加刺是其總名克食米爾乃孟加刺所屬孟加刺又英吉利所屬英吉利所有大船到加刺吉達爲止其地有小河可通克食米爾亦有陸路距加刺吉達約計千里復有陸路通魯慎大呂宋佛蘭機等處此次來浙之兵均係該國王所調祇有英吉利人當兵其呂宋孟加刺雙鷹國之人不能當兵所來之各國夷人乃商船僱工係該帶兵官僱來辦事及充當水手該國女主乃老國王之姪女國王無子其姪女賦性聰明故立爲主名域多喇乃英吉利所屬渣罵刺國王之子名鼻

連士阿刺拔國人稱爲法是滿乃該國第一等官職並不干預國事至欽差提督等名從未聽聞亦非女主所授大約皆係私立名色至犯浙一切事件從前乃占那麗架闌頓調度自該逆死在定海後乃占那哥付調度其人一向在甯波廈門定海等處占那哥付乃罵達刺沙之勾連那官卽陸路之兵頭也義律係去年卽由廣東動身回國其有無音信來浙該白夷等均未能知曉鴉片烟土乃孟加刺孟米鄉所出就深山地方祕密製造其本國人苟非製造鴉片之輩俱不准入鄉看其製

法蓋恐洩漏其術其利或為所奪英吉利及西洋花旗  
 等國俱係赴孟加利益米各處販入內地但欲圖利並  
 無詭謀等語以上各條經司員等逐件細詢理合恭摺  
 覆奏

其人一向由廣東省城西門外等處往來各埠  
 顯榮關關防與自定並派由守備處以古派得於關  
 對大以若然以立各正至所稅一也其中餘情以古派  
 不平黃國專至為差異督等各到未顯體本其文生  
 設上何做如西人稱為古身辦以建國第一等官類前



覆奏越南軋船情形疏

兩廣總督祁墳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英吉利

逆夷在粵滋擾有越南國貿易人聲言英夷悖亂天常稱兵犯順並云彼國善製船礮工且迅速各項火器精

於英吉利所爲若有文檄與之彼國自能效順等語逆夷近日疊肆猖獗必應設法大加懲創越南是否素爲該逆所最畏船礮火器是否能制英夷之命其願爲效順之語果否出於至誠抑係別有所圖著祁墳梁章鉅確探密查並於接奏後密行知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

查探據實具奏事關重大毋稍含混亦慎勿洩漏是爲至要將此密諭知之臣等遵查此事先於本年四月間有越南國人阮得烘在臣祁墳衙門呈控新會縣船行梁潘輝等於數年前失風漂至越南打沈船貨向伊借銀買帶貨物今來粵追討未償呈懇追還等語隨飭縣傳訊梁潘輝等供認欠銀屬實卽行措交阮得烘在省守候追欠之時復在臬司衙門呈遞一紙內稱伊在粵見英夷如此猖獗不過恃船堅礮利本處戰船力不能敵該國所造之船頗爲堅厚皆係甘露鬼子駕駛如中

國給該國王文書當可代造不過四百金卽造一隻並稱該國與英夷近無嫌隙事宜機密等語臣等隨訪查越南雖素產木植若造一堅厚大船亦非數百金所能辦卽造成該船式樣本地無人駕駛前督臣林則徐仿照越南製成軋船四隻內港外洋均不可用是其明徵又查阮得烘不時外出貿易本年隻身來粵並不常住越南恐非安分之徒揆其情詞不過冀懇速爲追欠似無別意其所稱該國可代造船隻之語該國王並不知曉臣等以事關外夷未敢冒昧俟再訪查辦理旋據新

會縣稟報欠項全數交清給領卽飭令阮得烘回國茲

奉諭旨飭查當卽一面飛行廣西撫臣周之琦一

體確實查探臣等一面密爲商核查越南之於天

朝久稱恭順聞昔曾戰敗英夷之師至今兩不侵犯此

特見之前人說部係嘉慶十三年之事迄今已閱三十

餘年英夷日見強肆且與越南未再交兵故未聞有英

夷畏懼越南之語至其船礮之堅利與否廣東距越南

較遠一時難得確據容臣等再爲探訪該國船礮火器

果否精於英夷所爲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逐一

設法確探密查，並俟廣西撫臣就近查訪實情，是否可行，移知到日，另行具奏。

論曰... 而... 廣... 西... 蘇... 州... 之... 境...  
 ... 為... 商... 核... 查... 越... 南... 之... 於...  
 ... 亦... 應... 開... 出... 營... 數... 敗... 英... 夷... 之... 師... 今... 廣... 不... 侵... 地...  
 ... 之前... 人... 說... 謂... 伊... 奴... 廢... 十... 三... 年... 之... 亦... 迄... 今... 已... 開... 三...  
 ... 大... 使... 且... 見... 旗... 幟... 且... 與... 越... 南... 未... 再... 交... 兵... 故... 未... 開... 有...  
 ... 之... 前... 之... 說... 至... 其... 船... 械... 之... 堅... 利... 與... 否... 廣... 東... 亦...  
 ... 亦... 派... 隊... 往... 日... 只... 行... 具... 奏... 等... 則... 為... 探... 訪... 該... 國...  
 ... 對... 悉... 前... 報... 密... 查... 並... 獎... 賞... 兩... 關... 並... 請... 設... 查... 九... 實... 實... 具... 詳... 而...

再奏越南軋船情形疏

兩廣總督祁墳

十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祁墳等

馳奏遵查越南國人阮得烘在粵守候追欠曾於臬司衙門呈稱英夷猖獗專恃船堅礮利該國所造之船頗爲堅厚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即可代造揆其情詞不過冀懇追欠現在欠項全清已經飭令回國至該國之船礮果否堅利尙須查探等語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自係實在情形著祁墳梁章鉅確加查訪該國船礮火器是否精於英逆所爲該國王有無至誠效

順之意，逐一設法探詢確實，卽行奏聞。欽此。臣等以此事所關重大，必須查探明確，不敢稍有虛飾。因思現在欽州知州黃定宜，籍隸廣西龍州，其在籍時應有所聞。而欽州地方又與越南接壤，就近查訪亦易得實。當卽據越南夷人阮得烘前在省城所稟之言，一面嚴密飭行該州詳加訪察，一面會同隨時密訪，有常往越南貿易之順德縣民人周彥才及瓊山縣民人陳姓，現在省城。詳加詢問，據周彥才口稱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起身回家，越南現因英夷滋事，亦隨時警備，約造有戰船



七八隻每船三桅四十餘槳，船用長木直板，船身則以硬木爲之，厚五六寸，或七八寸不等，又另有仿造英吉利之屬國新洲貨船約十餘號，亦用硬木製造，皆堅重有餘，而靈動不足。該國銅礮頗少，鐵礮亦不甚大，又該國寓兵於農，其打仗多以象力取勝，但能陸戰而不善水戰。該國由都城出港三十餘里始爲大海，各外國貨船如至該國，議明入港後，該國先將各國船中礮械搬至岸上，代爲看守，俟出港時送還。看來越南向恐各國在其本國滋事，並未聞英逆有畏懼越南之說，訪之陳

姓所言亦大略相同。又訪聞現募鄉勇中有礮手林九其人從前曾被張保招去。後經改過投回。復爲良民。曾幫張保與越南打仗。必知底細。隨令管帶鄉勇之可靠紳士密向查詢。據稱越南戰船有金蟹銀蟹之名。如天津來粵貨船式樣堅牢而不能快駛。其內河船有名牙釵者。長十餘丈。濶二丈。槳百枝。亦看風勢爲遲速。曾被張保打沈數隻。看來難與英夷對敵等語。又據欽州知州黃定宜稟稱。本籍龍州地方與現任之欽州均與越南之東北境毗連。惟距該國王駐劄之富春地方尙有

二千餘里其海防船隻製作未能深悉就平日傳聞該國向製巡洋大師船二隻悉令附近居民合力採取堅巨大木輪納成造以銅包底故俗呼爲銅皮船約可載二百餘人至三百人不等此項船隻料件雖堅滯笨不靈此外復有巡洋小兵船多用籐篾穿紫而成俗名籐船止可坐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其船行駛較便第遭風撞礁卽行破散前此該國王令夷官修造巡船大者幾及數月小者亦幾一月始竣是木料雖多而工匠未見迅速且查道光二十年間該國夷目阮廷豪等兵船

在崖州洋面，遭風沈船，遞至欽州，轉送回國，有撈獲銅礮三位，一重八十餘觔，一五十餘觔，一止三十餘觔，式樣與內地過山烏鎗相似。又聞越南現聞英夷滋事，亦慮擾其邊地，修備防守。該國自去冬添造戰船，至今尙未畢工。時時託人探聽英逆消息等語。又檢閱檔案，道光十二三年間，該國奸民陳加海糾結內地遊匪楊就富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劫掠曾經該國以兵力不足，請內地舟師前往幫捕，始能殲厥渠魁。可見該國巡船並不得力。臣等查廣東省雖距越南稍遠，然該國情形

節次訪查大略相同伏思該國世受天恩素稱恭

順現在國王阮福暉新受敕封尤當感恩圖

報如果該國船堅礮利兵力精強斷無不竭誠報效之  
理而該國王並未表文陳請亦未呈懇督撫據情轉

奏其為力不從心未能與英夷為難已可想見除由廣

西撫臣周之琦就近查訪確實另奏外所有臣等

會同密訪緣由理合先行具奏

按越南兩次擊敗英夷皆誘其深入內河而後以小船環攻勝之非以馳逐大洋角勝也越南帆船破敵見於皇清通考四夷門并非說部又見於英夷所撰之四洲志則敵國公論必得其實非

誇張傳說之詞謂越南不長于大洋而長于內河則可謂越南長于陸戰而不長水戰則不可

會同商船由駐合於其具

西鄰其風亦似彼故有指斷實長

其與似成不致心朱雖地英夷為難

懸而為因王前未處及東請亦未

鮮收果著國雖望越時與心翻照

地與亦國王國臨地受

翰大備查大細詳同為思道國

天恩素稱

海國圖志卷八十

籌海總論四

原無今補

邵陽魏源輯

一 剿夷兵勇約法七條

兩廣總督林則徐

一 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礮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礮多，而犬蓋夷礮惟在兩旁，我師只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上風，又避礮火，再兼察看潮勢，取其順潮則得勝必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少亦丈餘，我船喫

水不過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佔其上風。若攻頭則必先打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乃其帶兵大官所住，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破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生銅，礮打可斷。舵斷鼻斷，則全船皆無主宰。且船內拉篷之人，前後最多。若經幾礮轟打下海，則船上無人，不能自動，卽大礮皆爲我得矣。

一 駛近夷船頭尾，則我船俱須分左右翼，如鴈翅行，斜向船頭撲攏，船尾擺開，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



悞擲自己幫內，譬如夷船頭東尾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近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都用斜勢，則礮火無非擊在夷船，不至反擊自己，其餘俱可類推，此惟在乎舵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並將所得夷船上銀錢鐘表呢羽等物，以雙分給予舵工，若臨時悞事，當進不進，當轉不轉，即將舵工斬首示眾。

一礮火能及之處，卽先開礮，至鳥鎗可及，便兼開鎗，迨噴筒火礮能及，則隨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擲到夷

船不至悞擲本船爲要其桅上拋火礮之法應擇兩  
人頭戴竹笠胸前遮小籐牌繫繩於背其腰仍帶雙  
刀並繫火繩一人上頭桅二人上二桅皆上至頂與  
篷齊爲止其下每桅兩人拉滑車將竹篾所裝火礮  
每篾約裝火礮十餘每礮  
用藥線四根包以布袋用力拉上其桅頂之人卽  
用火繩點着火礮隨點隨放此篾放完彼篾又上總  
使夷船上應接不暇且桅上拋礮而船頭仍須多放  
噴筒如此絡繹不絕則夷船被燬必矣卽使船未全  
燬而火勢旣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師定可乘勢過船

既過之後則火礮噴筒皆停止不用

一兵勇過船遇夷人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隨後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悞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內最要之物莫如舵車纜篷桅纜鼻頭纜能將各纜全行砍斷則船已爲我有又何患銀錢貨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人應將船上銀貨一律盡行分給並別頒重賞總不許於船內先行搶貨轉悞殺賊工夫違者照軍法懲辦

一我船斜向攻擊夷船頭尾大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拖

船至多不過容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即四角合

攻亦不過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

即有多船亦可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凌亂

若有時必須多船齊攻應聽帶兵將官號令鼓聲大

招呼即是或有時前隊船斜攻已久未見得手則應

暫令休息後隊仍由斜向攏上但須聽帶兵官號令

方准調換不得擅自退息違者立斬

一瓜皮小艇應僱三十隻上裝乾草松明擦油藤斤配

火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網住上蓋葵蓆船之頭尾各

用五尺長小鐵鍊一二條以鐵環繫定其一頭拴大鐵釘長七八寸其末須極銳利船上置大鐵鏈二把使善泅者二三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挨槳以行妙在甚低夷舡礮火所不能及一經攏近夷船無論頭尾兩旁皆可貼緊敲釘將火船釘在夷船木上將火點着燃起其人卽泅水走開縱有極大夷船有此火船十餘隻釘住焚燒亦無不燬之理況上面有火礮噴筒中間有壯勇爬桅過船下面又有火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一層不暇兼顧彼一層安

有不授首於我者乎

一破敵首重膽氣膽大氣盛者必勝況此次殺一白夷  
賞一百圓黑夷半之生擒者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  
賞是殺得十夷卽得千圓殺得百夷卽得萬圓再多  
者並可得官何等快樂卽或陣亡亦可得二百圓賞  
恤各宜拚命奮勇立功邀賞如有臨陣退後卽刻斬  
首懸竿示眾

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

一水道要口宜堵塞嚴防也此時夷船既破虎門深入

堂奧查省河迤東二十餘里有要隘曰獵德其附近  
二沙尾兩處皆有礮臺其河面寬約二百丈水深二  
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黃濬亦有  
礮臺其河面寬一百七丈水深三丈餘尺若前此果  
於該兩處認真堵塞駐以重兵則逆夷兵船萬難闖  
進省垣高枕何須戒嚴乃既延悞於前追悔無及今  
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亘堵截使我轉不能自扼  
其要幾如骨鯁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飭近日往來說  
事之員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誘令夷船退離此兩處

而在我則密速備運巨石，僱齊人夫，一見其船稍退，卽須乘機多集夫兵累千，連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兩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駐精兵千餘，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後再圖進勦，此事不可緩圖，尤不可偏廢，若僅駐重兵而不塞水道，則夷船直可闖過，雖有兵如無兵也，僅塞水道而不駐重兵，則逆夷仍可拔開，雖已塞猶不塞也，塞之駐之而不堆沙袋，則以兵攔礮立腳不住，相率而逃，仍猶之乎不塞不駐也，此兩處辦成後，應致力於內洋之長洲岡，及蠓壑，最後則籌



及虎門彼處有南沙山巨石可采如何堵塞容再酌議

一洋面大小船隻應查明備用也查虎門所泊師船除沙角失事時被焚十隻外聞尚有提中營二號三號大米艇二隻五號小米艇一隻提右營二號大米艇一隻五號小米艇一隻現停鎮口自應由水師提督配齊弁兵礮械以備調用其虎門以外附近之水師營分東則提左營大鵬協平海營碣石鎮西則香山協廣海寨現在各有師船若干配駕弁兵礮械若干

亦應分飭配足報明候調至省河有府廠運廠兩處均係成造師船之所現在各有造竣師船幾隻另購堪以出洋大船幾隻應飭據實開報并將蓬索槓槓卽日備齊聽候查驗再上年府廠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現在尙存幾隻裝配礮械若干亦卽開明聽用其招到快螭船十九隻現泊何處此內壯勇若干礮械若干亦卽稟候核奪

一大小礮位應演驗撥用也查此次虎門內外各礮臺旣被占奪所失銅鐵礮位合各師船計之不下五百

餘尊其中近年所買夷礮約居三分之一盡以藉寇  
資盜深堪憤恨今若接仗非先籌礮不可而礮之得  
用與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鑄八千斤火礮十  
四尊僉謂無處試放殊不知演礮並不必極寬之地  
祇須水上備一堅固之船安礮對山打去其山上兩  
頭設柵攔截必不至於傷人並須堆貯大沙袋每袋  
約長四五丈寬二尺餘堆成橫塹各一丈高七八丈  
以爲礮靶對靶演放既有準頭而礮子之入沙囊深  
至多少尺寸果否沙可攔礮亦卽見有確憑矣此十

四尊試過如皆可用卽日運省備防其餘卽於佛山如式再鑄倘試後有須酌改鑄法之處亦卽就近諭匠遵辦以臻周妥又番禺縣大堂現有五千斤夷礮四位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鴈塘墟向來演礮處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試又廣協箭道有夷礮六位斤重較小似可撥在北較場如式堆演所有來粵客兵卽令該管官帶領輪班演礮如此則礮力之遠近礮攔之堅鬆與兵技之高下無不畢見一舉而三善備焉再前據廣州協趙副將開報該協箭道并賢

良祠現存該用各礮約五百位又紅單船拖風船卸  
下各礮亦約有一百位雖俱不大然未嘗不可備防  
似應分別查驗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營盤應  
用至裝配船兵宜將船隻駕到將近佛山之五叉口  
茉莉沙瓜埠口等處分起裝就聽調庶免疏虞

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內河最宜火攻  
前月經楊參贊飭備柴草油料松香裝就火船約百  
餘隻聞係署督標中軍副將祺壽候補知縣錢燕詒  
等經理其事茲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溼短少應飭

查明重加整理其裝載之船原只以備焚燒固不必堅固新料但亦不宜過於艸舊且必須有篷方能駛風若專藉一二人之力猶恐推送遲緩不能成功其船約以數隻爲一排駛近夷船則環而攻之能於各船頭尾繫大鐵釘釘住夷船燃火使之推不開拔不去當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遊近佛山一帶裝載完妥寅夜乘風與有礮各船一同放下隨攻隨燬諒必有效又內河東路之菱塘司一帶另有捐辦火船百餘隻卽某所捐辦也分段停泊如需應用

亦可隨時調集以收夾擊之效至水勇一項人人以爲必須僱用惟慮其有名無實前此虛糜僱資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人係鮑鵬爲前琦部堂僱用聞已散去可毋庸議外若泉兩司訪僱之水勇二百二十名聞有董事管帶應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現泊何處似應查點試驗又番禺縣張令原由揭陽帶來壯勇三百名皆係以鳥鎗擅長每人各有自帶之鎗施放頗準此一起雖係僱爲陸路之用而上年曾經諭明肯下船者多加僱資彼卽欣然下船似宜將

海國圖志 卷之二  
此壯勇三百名、作爲水戰之用、此外再僱務、須考其  
技藝、查其底裏、必使層層保結、不任濫竽、並諭明臨  
陣爭先者、卽予拔官、如敢潛逃、立斬示眾、信賞必罰、  
自足以勵士氣而壯戎行矣。

一、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  
如夷船逃出虎門外、自非單薄之船所能追勦、應另  
製堅厚戰船、以資制勝、上年曾經商定式樣、旋因局  
面更改、未及製辦、其船樣尙存虎門寨、如卽取來、斟  
酌趕緊製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



可成二十船以後仍陸續成造總須有船一百隻始  
可敷用此係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若此船  
未成之前卽須在洋接仗計惟僱覓本省潮州及福  
建漳泉之草鳥船亦以百隻爲率將其人船器械一  
齊僱到給予厚資聽其在洋自與夷船追擊不用營  
員帶領以免牽掣仍派員在高遠山頭瞭望探報果  
得勝仗分別優賞其最得力者賞拔弁職充入營伍  
緣漳泉潮三郡人性强悍能出死力旣可兼得名利  
自必踴躍爭先較之本地弁兵顧惜身家者相去遠

甚至於能在水裏潛伏之人查本省陸豐縣之高良鄉饒平縣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鄉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噴筒火毬火罐之類亦宜多製備以便臨陣拋用一夷情叵測宜周密探報也查逆夷兵船進虎門內者在三月中旬探報有三桅船十四隻兩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兩桅大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國貨船在黃埔者現有四十隻自虎門以外則香港地方現泊有夷兵船十七隻伙食船三隻此等情形

朝夕變遷，並非一致，似宜分遣妥幹弁兵，輪流改裝，分路確探，密封飛報，不得捕風捉影，徒亂人意。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僱有繙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爲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爲

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雖近時間有偽託然  
虛實可以印證不妨兼聽并觀也至漢奸隨拏隨招  
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  
為之畫策招人掉弄文墨製辦船械者是為大奸須  
將大者先除則小者不過接濟食物即訪拿亦易為  
力矣

稟夷船克制之法

江浙  
委員

伏查夷船最大者長十五丈寬二丈餘次者長十二丈  
寬一丈九尺高五層下三層裝貨喫水二三丈上二層

出在水面礮位多者七十二門、次者五六十門、不等、礮位安設兩旁、其船頭尾皆高仰、不能安礮、與內地兵船不同、船頭有東丈大斜木一根、一應精巧帆索、均繫其端、謂之頭鼻、乃一艇之把握、非數十人不能運動、而尾後之舵、機括靈活、只須一二人便可手撥、與內地之全力在舵尾、又不同、大桅係大木三截、接駕、並非一木、獨豎、駛風能行三面、若迎面頂風、則較內地洋船、尤形笨緩、其桅雖稱堅固、所懸礮位甚小、有警卽放桅礮、以爲號令、臨戰或仰空飛墮礮子、以警敵人、其實並非攻擊

之用前廣東林制憲用價一萬八千元購得西洋大號  
舊夷船一隻以備兵勇演習仰攻丈量查勘具得實在  
情形我兵攻擊之法當避其兩旁而專注其首尾緣兩  
旁不但有礮且夷兵皆伏艙內彼能外擊而我難內攻  
惟頭鼻無礮而挽鼻掌索之夷均立船面無所遮護但  
能斷其頭鼻或殺挽鼻夷兵則全船皆亂不能行駛我  
兵迎頭搶上勢如破竹矣又舡尾有後樓玻璃窗二面  
係船主所居瞭望之地其下係火藥艙亦其要害若用  
小船水勇于尾後攻擊使彼船旁礮位無從施放而我

以火器擲入船內，則船主等不難一轟而斃。此用內地小船，克制大夷船制勝之法。蓋西洋花旗夷及安南夷，破英吉利均係專用小船。去年鄧制憲在廈門，卽得力于水勇夾攻其首尾，而林制憲派調師船兩次接仗，亦係斷其頭鼻，皆獲勝仗。是以夷船在粵，惟遠泊大洋，方敢下碇。至近港口二三十里以內，私販鴉片則船必終夕隨風潮往來行走，不敢停留。蓋恐我小舟水勇乘夜潛襲，天明卽返夷目，入夜昏暗不能瞭準，難于施礮。抵禦及至浙江招寶山下，則數大船停泊數月，距岸雖近。

無所畏憚，實由浙江不知閩廣設策破夷，未曾出師攻擊之故。若能內河守禦嚴密，再募水勇，乘用內地網船、杉板船、草烏船之類，改裝漁販船戶，潛攏夷船，前後夾攻，夷船轉東則尾隨而東，轉西則尾隨而西，夷船笨大，不如小船之靈捷，夷礮不能及，即賊技無所施，且焚且攻，夜出晝返，則道頭港、招寶山之船，何能守留數月，安然無事，誠恐將來夷船駛入江境，我兵勇未諳攻擊之法，合亟稟請通飭沿海營縣，先購募沿海漁戶水勇，練習火船攻剿技藝，分藏各港口內，遇有夷船駛入內河。



卽仿用前法，夜乘風潮，攻其首尾，使該夷受創，永遠不致窺伺，實于扼要剿堵，大有裨益。

之故其能內河守禦嚴密再為水軍利用內地  
 以禦軍島嶼之類以安海賊船戶潛捕其船而後  
 攻夷船轉東則尾隨而東轉西則尾隨而西矣然其  
 小船之靈捷未嘗不能及即賊技無所施且其  
 夜出晝返則進退自如皆山之艦何能守固哉乃  
 然其事誠必將來夷船駛入江境我兵勇未諳水戰之  
 廷愈固實千旅要領謝天育蘇益等沿海諸戶人真  
 哨於風蕭蕭新葉風騰紅其首鼠則請夷受陰表數不

陳天津禦夷情形疏

揚威將軍奕山道光二十三年五月

竊五月十一日

臣

等因逆夷攻陷江蘇寶山縣飛飭總

兵尤渤帶兵改道赴蘇接應旋接到兩江總督牛鑑來

咨寶山失守提督陳化成業已陣亡該督現在退至嘉

定地方連日據各路稟報夷船由西南外洋駛向東北

而去紛紛不一現在上海已有夷船二十餘隻定海道

頭等處停泊及駛出夷船約四十餘隻陸續在金唐羊

山橫水各洋面游奕無定現又據象山縣官稟報自西

南外洋駛來四桅三桅二桅等船十六隻亦向東北駛

去大約夷船統在八十隻內外其形長圓不一並不似一國之船但逆船既多分竄沿海迤北各口岸均屬喫緊臣等已飛咨各督撫將軍加意防範至天津海口為畿輔切近之區年來一切防堵事宜節經欽派大臣審度周詳該督及帶兵大臣定能布置妥善設逆夷膽敢竄進必將自取滅亡惟臣等到浙半年以來身歷其事所有該逆伎倆見聞較為親切該督等或未能灼悉謹就所知臚敘五條以備防堵之助

一 天津貨船皆能直抵關門逆夷如欲駛近宜以鎮甯

防守爲要，凡係商漁船隻，皆宜聚於關內，勿使出入，免致奪我船隻，資爲逆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稽查堵截，毋令一人來往，以斷漢奸傳遞消息，接濟糧食。並令府城內外各居舖，連環取保，其廟宇等處，槩不許容留閑人，庶不致造作浮言，搖惑眾心。

一江浙地狹路仄，難於布列陣勢，不得不於沿海近海之處，安兵防堵。北方地勢寬展，儘可於逆夷火礮不及之地，扼要安營，並於高阜處搭設高架，遙爲瞭望。

以次傳報，該逆惟恃船礮，如欲豕突上岸，彼之大礮，一時不能運動，我兵用抬礮連環轟擊，較爲得力。

一沿塘築土墩，不甚可恃，逆礮力猛有準，不過一二礮，土墩便已坍塌，其逆礮大半自桅頂施放，憑空下擊，我兵雖藏伏墩內，仍不能避，或於營外建築土城，庶可避其火箭。

一逆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每當鎗鋒相施，烟焰迷漫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沖營陣，或截營盤，我兵腹背受敵，遂不得手，是宜先將各處小路

設法截斷、或撥兵瞭望堵築、并加意防守營盤、自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勢既曠、逆夷登岸、必以大隊攻撲、我兵卽須以大隊迎敵、該逆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鎗尖刀、背插火箭、其烏鎗以四桿輪替、爲首者施放第五人裝藥、以次傳遞、聯絡不絕、我兵於正面攻剿之外、尤須於遠處多伏馬隊、兩旁橫衝其陣、彼必自亂、並查逆夷慣用炸礮、我兵易致受傷、如臨敵之際、地勢寬展、宜各以數十人分作數隊、庶彼炸礮落於空地、

不致每發傷人十八人亦請燒制熟於秋辦密飲整飲

以上五條請飭下直隸總督及帶兵大臣酌議辦理

或於防剿事宜稍有裨益

大舉築以突轉運無餘木條非其效並面交陳之

代首請與備其自飽以四縣舖替銀首替款效簡正

以夫得收請這改縣以正人魚買一冊頭甜手餘尖

三出夫無應請制也夫登景級以夫利效對拜其四

廷首蘇批夫好之真後及兩旁繞出或河管陣或

婚對請瀾廷蘇其制望世樂扶最意河行營盤自不



請推廣文武科試疏

兩廣總督祁埏

竊臣於上年欽奉

諭旨著就所屬文武員弁勤加

訪察如有才能出眾民心愛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韜略

者隨時酌量海疆地方何人與何地相宜不拘資格即

行奏請升調候朕擢用等因欽此臣因留心體訪廣東

文武各官凡久於其任者均尙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韜

略者實難其選已將無員可保緣由另摺覆奏伏思內

外文武臣工多以科甲爲策名之始文場鄉會試第三

場試以對策武場鄉會試內場試以默寫武經主司果

於是取人，士子果於是考究，本足以覘實用，祇以相沿日久，不免視爲具文。其弊由文試，惟重制藝聲律，武試惟取命中，挽強士子以後，場無足重，輕漫不經，心相率流爲剽剿抄襲，徼倖進身。迨服官以後，無暇講求，文則止論錢穀簿書，而不知經濟；武則僅講弓馬騎射，而不習韜鈴，循分供職，即可晉秩除官。猝然有事，之秋所學非所用，是猶不識藥性醫方，而責以衛生切脈，不習規矩律呂，而責以製器和音，何能程功奏効？今但請文武兩科申明功令，尙恐積習既深，仍屬有名無實。臣愚以

爲有文事者，不廢武備。今將於武備收得人之效，卽須就武備開取士之途，似宜於奉行成法之中，微寓變通考選之制。如文試第三場策問五道，請定爲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令士子報名應試時，照從前本經之例，於冊內分別填注。考官仿元人經疑，以兩書異同設作問題，果能貫通闡發，而首二場文藝尙屬平順者，卽一律中式。蓋經學已於二場發題考試，則發策不必復問。史學則於古今成法無所不該，最徵器識。其餘四

門若兵書則詳水戰之陣法圖志則通外域之夷情併足裕遠謨而操勝算至武試除默寫武經外請添問策一道分韜略技藝火攻水戰四門仍如文試令該生指項註冊入內場日亦舉以爲問所對不必深論文理亦不必限字數如能各就所習確鑿指陳而騎射與膂力尙屬合式者亦一律中式仍請 欽派大臣於文武二科試策覈實磨勘以免剿襲之弊如此認真遴選士子自必爭自濯磨恐一時難以舉行請自下屆鄉會試爲始數科之後月異日新人才或可期輩出或將謂現

行鄉會試策問固已周備何必專限五門使易於懷挾倖獲不知求全責備淹貫爲難專門名家講求較易現行名雖美其優者僅以考據見長餘多臨時敷衍成篇毫無實濟若各就專門之學主司臨時就其諸說之可疑者發問又何從揣摩懷挾或又謂以此取人恐蹈能言而不能行之弊然能言而不能行者固所必有斷無不能言而能行者課虛責實未嘗不可拔十得五又或謂兵法占驗理宜秘密且術數及拳棒教師向例所禁不可以入於策問然此所以防奸宄而非所以待秀良

且以跡弛不羈之才，收入彀中，俾就範圍而效驅策，似亦收攬人才，免入歧途之一道。以上三說，皆不足慮。至現在文武官員，雖一時未能得人，然文職微員及武營末弁，難保無因職分卑微，不能上達，以致無所表著，並士民人等伏處草茅，卽有奇才異能，因不攻舉業，無由効用，未免向隅。考唐宋以來，廣設科目，名臣接踵，可否將博通史鑑五門，分立五科，特詔舉行，無論現任

致仕大小文武職官及軍民人等，准以所業由該地方官申送督撫考校，如所言足資採用，及技擊精強，卽行

分別咨明吏兵二部調取入京詳加考試選其才具真實者奏明引見分別酌用如此鼓舞振興庶不致用非所學日起有功可以稍慰我皇上遴選才能整飭戎政之至意

案韜鈴火器等門施之于沿海閩粵可也或文鄉試照舊專于沿海武鄉試推廣數門可也此奏欲通行于十七省之交鄉試故爲部議所格

道以上三法不足思至

能上達以次無所表

皇土幾數本始

皇土幾數本始

皇土幾數本始



海國圖志卷八十一

夷情備采一

原無今補輯

邵陽魏源輯

澳門月報一

論中國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聞紙兩廣總督林則徐譯出中有四

條會附奏進呈

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廣產豐皆土著少習駕舟之事才藝工作甚多我皆不奇所最奇者惟中國之法度自數千年來皆遵行之在天下諸國中或大或小無有一國能有如此長久之法度也額力西國之梳倫與孔夫子同時各立法度然額力西國已經數易其主

法度亦多更變。羅問國亦在孔子之時。當日強盛。平服天下。一半地方。然今所剩之地甚微少。阿細亞西邊諸國。前曾強盛過。迄今衰敗。變爲曠野。而今中國仍遵行其法度。現今西方諸國皆立國不久。只欲以兵戈相勝。一國欺奪一國。皆因其法度規矩不定。不遵約束也。中國非無變亂。不過暫時受害。乃有一主。卽復統一如前。卽平服中國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國之風俗律例。此可謂勝中國以力。而中國反勝之以文也。中國法律與由斯教之法律相同。中國人與外國隔別。又不習以兵火。

剿滅鄰國，以爲自己係上等之人，由斯教亦自負上等  
人，而遵守摩西士之法律，嚴拒外國人，正與中國同，皆  
是保守自己免雜風俗，正似羅問國加特力內之教師，  
終身不娶，不作差事，努力扶持教法，至耶穌一千年時，  
遂令通歐羅巴俱行遵敬此教，羅問教內之規矩亦極  
嚴肅，其治罪之律例，正與中國律例相等，故中國惟自  
謂王化之國，而視外國皆同赤身蠻夷，  
若論人民之多，卽無一國可與中國比較，卽如俄羅斯  
有一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四十六方里，城池亦寬大，

人煙亦稠密，然戶口不過一百九十二萬五千名，而中國只湖廣地方寬不過十四萬四百七十七方里，卽已有戶口四千五百零二萬名。佛蘭西地方寬有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三十八方里，戶口三千二百零五萬二千四百六十五名，而江南地方寬九萬二千九百六十一方里，戶口卽有七千二百萬名。歐色特厘國寬二十五萬八千六百零三方里，戶口三千二百一十名。中國河南山西兩省寬十二萬方里，戶口卽三千七百零六萬名。英吉利國寬十二萬七千七百八十八方里，戶口二

千二百二十九萬七千六百名、廣東一省寬不過七萬六千四百五十五方里、戶口卽有一千九百十四萬七千名、是中國一省卽可抵西洋三大國之人民、俄羅斯設立陸路兵丁六十萬名、佛蘭西陸路兵丁二十八萬一千名、歐色特厘陸路兵丁二十七萬一千名、英吉利國陸路兵丁九萬名、在中國設立陸路兵丁七十六萬四千名、在數國之中爲最多、惟論及中國海上水師之船、較之西洋各國之兵船、則不但不能比較、乃令人一見卽起增恨之心。

中國不肯與外國人在海面打仗，惟有關閉自己兵丁在礮臺內，又斷絕敵人之火食，此或者是最好之法，亦係將來必行之法。然此法實難行，蓋因各處人烟布滿，居民只欲賣火食，所以在尖沙嘴銅鼓洋各處火食亦甚易得，但要好待土地人方好，或者中國必用舊時待鄭成功法子，將其沿海各岸人民驅入三十里內地，不遵命者殺，我思此法今亦難行，因徧處海岸皆係富厚城池，當日所以能行者，以開國得勝之兵威也。中國之火鎗係鑄成之鎗管，常有炸裂之虞，是以兵丁

多畏施放中國又鑄有大礮每一門可抵我等大礮四  
十八門尚有許多大小不等礮火惟中國只知鑄成礮  
身不知作礮鏜且礮身又多蜂眼所以時常炸裂又引  
門寬大全無算學分寸施放那能有準又用石頭鐵片  
各物爲礮彈并用羣子封門子皆粗笨無力兵丁或以  
五人十人爲一排百人爲一隊不同我國分派之法又  
中國兵丁行路亦不同我等隊伍密密而行皆任意行  
走遇緊急時誰人向前趨走極快者卽是極勇之人中  
國兵丁多用兵丁之子充之以當兵爲污辱凡體面人

不肯當兵，其錢糧甚少，遇征調便乘機勒索，虜掠居民。見兵過，無不驚懼，由行伍升至武官，只要善跳善射，并無學問，尤要有銀錢，就可買差使，買缺推陞，各省皆然。現在中國人買甘米力治船，又要扣留黃旗兩船入官，此事不久可見一番新世界。今暹羅安南亦學別國製造兵船，故中國亦用此法，然有兩種阻礙：一係中國水手愚蠢，難得明白精熟之人，必尋別國之人方會駕駛；一係工價太賤，若雇外國人不敷養贍，不肯爲中國用。安南國船亦仍照舊製，只比中國師船稍好看，然亦不



甚利便，暹羅國尚有西洋式樣船數隻，不過用以貿易，況其船艙製造不好，現在都魯機人曾有西洋人指點裝造好船樣，然總不及歐羅巴。若中國人欲學外國之式製造師船，必尋外國人指點如何駕駛，凡有外國人肯爲中國人所用者，初時必定應許多少工價，各樣恩典，迨後定必被驕傲官府騙其工價，并且凌辱。如荷蘭人在日本國，務與西洋人相反，事事遵從日本法律，并助日本國捕陷西洋之人，畢竟得何好處？現在荷蘭在日本之貿易，已減至兩隻船而已。

西洋人留心中國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馬尼國爲最  
普魯社次之順治十七年則有普魯社之麻領部一士  
人著書談中國現貯在國庫內又有普魯社之摩希彌  
阿部落教師亦曾譯出中國四書一部又有普魯社之  
般果羅尼部落一名士曰阿旦士渣著書論中國風土  
人情但用其本國文字嘉慶五年間有人曰格那孛羅  
熟諳中國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馬尼國之紐曼曾  
到廣東回國著一書論佛教一書論中國風土將帶回  
許多書籍與耶馬尼諸國人考究又繙出詩經一部又

有力達者著中國地理志一本說中國如極樂之國令  
耶馬尼人人驚異又有耶馬尼之包底阿現在佛蘭西  
國雕中國活字板普魯社人亦出財助成其事又有歐  
色特厘阿一人曰庵里查亦著一書論中國錢糧

又曰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  
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猶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亞洲  
內地之事東方各國如日本安南緬甸暹羅則不然日  
本國每年有一抄報考求天下各國諸事皆甚留神安  
南亦有記載凡海上游過之峽路皆載之暹羅國中亦

有人奮力講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處地方，于政事大得利益。緬甸有頭目曰彌加那者，造地球地里圖，遇外國人，卽加詢訪。故今緬甸國王亦甚知外國情事，中國人果要求切實見聞，亦甚易。凡老洋商之歷練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問，無如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究，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係聰明好人，不辭辛苦，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

第二封信，卽其學識長進之效驗。

道光十七年，澳門有依溼雜說，乃西洋人士羅所印，由

英吉利字，譯出中國字，以中國木板會合英吉利活字板，同印在一篇序云：數百年前，英吉利有一掌教僧，將本國言語，同納體那言語，同印。今仿其法，所言皆用中國人之文字。此書初出時，中國人爭購之，因其中多有譏刺官府之陋規，遂爲官府禁止。中國居天下人中三分之一，其國又居阿細洲地方之半，周圍東方各國，皆用其文字。其古時法律經典，皆可長久。其勇敢亦可與

高加薩人相等、性情和順、靈巧、孝親敬老、皆與歐羅巴有王化國分相等、惟與我等隔一深淵、卽是語言文字不通、馬禮遜自言只略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學、卽爲甚遠、在天下萬國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國史記言語、然通國亦不滿十二人、而此等人在禮拜廟中、尙無坐位、故凡撰字典撰雜說之人、無益名利、只可開文學之路、除兩地之坑塹而已。

澳門月報二

論茶葉

貿易中貨物之利於人，并利於稅餉，舍茶葉外斷無勝於此者。中國每石茶葉收稅餉二兩五錢，又洋行會館各費，每石抽銀六員至九員不等。先日公司與洋商交易時，每石茶葉納餉并費皆係六兩七錢，比今減少。除中國省城稅餉外，海中沿途尚有關口七八處，亦須俱納稅餉。俟到英吉利國，每棒稅餉又納銀三錢七分五厘。統計茶葉稅餉較之原值已加一倍，再加水腳各費，運至英國賣價，與武夷山買價，豈止加數倍耶。惟米利

堅國稅餉減少，故各埠茶價較賤。此賦樓計價計米價，茶葉銷用極廣，故我等於各地盡心栽種，欲敵中國獨行之買賣。印度之阿山地方出茶，僅敷本地用度，後人於阿山上面尋出地方栽種茶樹，近已裝茶出口。道光十九年，蘭頓已有阿山茶葉，均以為奇。其茶小種有三種：白毫有五種。後經茶師考察，此茶有傷原性，致有煙氣苦味，皆由工人製造不善，須得盡用中國工人栽種，即與武夷無異。近年荷蘭亦於所屬葛留巴用力栽種。道光十八年已有兩種茶葉，因此島福建人居半，故所



種茶樹茂美，此外如新埠等島及西洋之沒拉濟爾亦用心栽種，徒費工錢，而地土不宜，今皆廢棄。

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用綠茶最多，一千八百三十

三四兩年，道光十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裝出茶葉不下一

千八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三十三棒，從前并無此數

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為最，荷

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棒，耶麻尼每年銷用一百八

十萬棒，或二百萬棒。佛蘭西在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

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國進口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

萬棒，然只用以作醫膽經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  
宜，故不甚銷中國之茶也。俄羅斯茶在北邊蒙古地方  
買去，在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買去五十六萬三千四  
百四十棒，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年買去六百四  
十六萬一千棒，皆係黑茶，由喀克圖旱路運至擔色，再  
由水旱二路分運。娜阿額羅其黃旂船，綏領船，普魯社  
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銷用之茶，每年有  
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島中茶葉，係  
中國福建商人裝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到蘇祿文萊

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處係順西北風駛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買中國茶回國者其茶均是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總而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七千餘萬棒與鴉片貿易可以抵對現在中國人阻止貿易致我國人皆盡心在東印度之阿山地方栽種茶葉前此雖亦知其地宜茶尚未甚盡心今已奏聞蘭頓本國請免賦稅奉到示諭設法鼓勵今已做出茶葉百九十箱若更加多本錢可以多種百倍也近日英吉利攻服模定地方其土亦宜茶再請中

海國圖志 卷之二  
國工人製造，即可得利。聞阿山茶樹第一年每株可值先士六七箇，自此遞年加增，及至六年後，即遞年減少，約計五萬二千六百忽。地方每年產茶，可值勞碑銀二百二十箇。

我國王以小呂宋耕種不甚起色，下令凡有農器進口免稅，凡有人肯栽洋靛等貴物，議公項如何獎賞，又肯墾荒栽種各物之人，如何賞給，令各官商議定奪。若有兩家合栽架非樹數至六萬株者，給頭等賞銀八千員，四萬五千株者，給次等賞銀六千員，三萬株者，給三等

賞銀四千員，並於架非出口時免稅。凡栽種桂皮、茶葉、桑樹者同之。凡栽種椰子樹者，較架非樹三等，每等加賞二千員。其栽玉桂、丁香者，賞格較架非樹加倍。凡栽種洋靛及糖蔗及以上各樹之人，准其自開闢雞場，永不納稅。現在中國人及印度人、本地人會合不過二十家。其耕種產業上好糖不過二萬棒，或產洋靛不過一萬棒者，方其栽種時即不收地稅。若有人代官府盡心耕種各樹，五年之後，不但免其地稅，並將五年內所納稅餉加三倍給回。

汝國賦土計餘國有樹阿山茶樹第一年每株可值  
 銀兩各樹成也之類不期其數每種樹成手內渡船  
 萬株者成其銀兩計值亦不銀兩計有八兩每種值  
 者其每種至業上收銀不銀二萬科知至新靖不銀一  
 不銀計其用國賦之類入本賦入會論不銀三  
 其稅知有銀兩是以各樹各人其與備備備是  
 其年其長各樹正林知各管稅計種聚其備備各  
 乘備首個益其銀兩計值亦不銀兩計有八兩每種  
 其備備于其並效樂業也自其與備備各樹成也

澳門月報三論禁煙

鴉片製造一在八達拏一在默拏皆孟阿拉地方而孟阿拉各

官設法加工總要引中國人嗜好此物在加爾吉達孟阿

拉首部落稅簿上即可查出每年鴉片到中國多少到別處

多少無不列明近來六年間孟阿拉出產七萬九千四

百四十六箱內有六萬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國故鴉

片乃是中國最銷流之物今將其數目開列於下一千

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中國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各處

一千八百一十箱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中國一萬二百零

六箱各處一千七百九十箱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中國九

千四百八十五箱各處一千五百一十箱三十六年道光

十六年中國一萬三千零九十四箱各處一千七百五十

七箱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中國一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各

處二千二百十三箱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中國一萬六千

二百九十七箱各處三千三百零三箱此但係孟阿臘

一處鴉片數目除孟邁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印度所

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員不等故巴厘滿遂

以印度為屬國中之第一以近來論之鴉片運到中國



者從古以來實無多過於今日總因孟阿臘官府貪心所致故孟阿臘港口貿易較之孟買尤大計所納稅餉多於地租每年解至英國之銀約六十三萬九千棒合百一十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之銀大約有二五萬員合一千百萬棒萬員故英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亦以此摺中國人之忌

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拉地稅銀四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十二員地稅外又徵收餉銀現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畢之時即須上稅第

二款波畢成熟之時以估價之多少上稅第三款於取  
波畢汁之時亦須上稅第四款於出口之時又要上稅  
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員  
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私漏稅  
之弊但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鴉片者如  
麻爾洼地方亦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麻爾洼  
鴉片有公司包攬時三分中只有一分由孟邁出口二  
分由布路亞國所轄之拏孟出口及近二年去此包攬  
貿易之後今卻有十分之九由孟邁出口只一分由拏

孟出口，因此英國逐年得孟邁鴉片稅餉銀百萬員，此法度之好無窮，故今鴉片之稅餉在英國實在難去。

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進口，以藥材上稅，及後奉旨禁止，而廣東官府仍准鴉片躉船長灣在黃埔，距省有十二里，至一千八百二十年鴉片進口太多，道光二年故

令躉船出口，不准灣船黃埔，由是灣零丁洋及澳門急水門等處，又議定規銀每箱若干，自總督衙門以及水路文武官員皆有之，惟關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來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將鴉片準折，每次自

一箱以至百五十箱爲止，卻無定數，此走私之光景，着實可痛。正猶西洋人好飲辣酒，都魯機及印度無來由人好食生鴉片，皆害人性命之物，而爭食不已，以致印度及麻爾注亦印度自主之國未屬英吉利者各相爭種，若想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若想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不栽波畢，二者皆所不能。

鴉片乃印度各官養成，後又得巴厘滿甘文好司示諭允准，而印度之官利其稅餉，於二十年間，每年有七百五十萬員稅餉，近來數年已至一千餘萬，在英吉利屬

國中最爲貴財之數，自廣東公司散後，其公司之人，卽作鴉片買賣，又將賣鴉片之銀買茶葉回國，而英國之茶葉餉亦甚大，故國中所受鴉片利益不少。今義律繳銷二萬餘箱，如此英國豈不破費一千二百五十萬員。此刻我等可爲販賣鴉片之人賀喜，緣鴉片買賣原是。一件就要崩倒極危險之事，久在其頭上，西邊之善人老實人，久已爲之痛哭，茲竟如此平安收場，實意想不到。故我等爲其喜不可言。

前在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乾隆三年戊午帶來鴉片不過四千

餘箱前時鴉片准納稅進口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纔

禁止嘉慶元年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又欲如前

納餉進口奏而未允其時已多至三萬餘箱因恐外國

以鴉片易換紋銀又必多開銀礦致竭中國之財源中

國乃天下生齒繁盛出產最豐之國若以鴉片易紋銀

猶如拔取其國中之精華如中國之縐紗佛蘭西之小

帶及煙葉皆英國所禁又如英國之正頭為陷麥所禁

陷麥乃耶馬尼國部落中國禁鴉片猶如佛蘭西之波利稔王禁

英人不准至本地貿易相同雖是嚴禁皆不能行緣鴉

片躉船泊在外洋、外國人未嘗自帶進口、係中國走私  
船、執其所買之鴉片單、駛至躉船、憑單交土、而中國人  
帶進內地者、用重銀賄賂官府、求其佯爲不知、所以有  
鴉片貿易罪過論、係地爾注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  
十九年、在蘭頓所作、以爲不獨壞中國人之風俗、且使中  
國人猜忌英吉利人、令兩國通商事情有礙、且有走私  
之惡名、

特爾達說零丁洋係中國荒地、并無兵房營汛保護、可  
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憶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挪威額

達船上水手爲人所殺，中國亦將凶手捉獲施刑，又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英吉利多羅頓船被劫之事，亦係一件證見，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政治，以保護他國之旗號，故亦可在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零丁洋面販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只好說販賣鴉片之船隻，比中國水師船布置更好，格外堅固而已。

鴉片貿易，英國人帶至中國，每年約有一千二百餘萬磅，銀計六千餘萬員，鴉片係印度之波畢所作，卽如我



國比酒仁酒，係惹仁所作，墨蘭地酒，係額立所作，皆惡酒也。有智之人，恐受其害，多不敢飲，而飲葡萄酒、白酒、然飲仁酒比酒之人，亦不能禁絕。如英國人要彌利堅人除去黑奴，及要俄羅斯人除去其耕田之奴僕，并要中國人除去婦人裹足之事，改換其法律，准人遵從各樣教門，懲治溺死兒女，待外國人如本國人等事，中國其肯從之乎？又如英國禁止濃酒之事，其始斯葛蘭愛倫蘭墩銷售濃酒，其酒稅爲國中稅餉之最，其後因濃酒害人，加重其稅餉，俾其昂價，則窮人飲之者少，乃走

私日多、飲者亦日多、徒漏稅餉、而無益於禁酒、當英吉利國王渣治第一管國時、定例每棒濃酒收稅餉時、令兩個半、只准領牌零賣、不准開設館、又出賞格、凡有一小杯酒未納足稅、罰銀一百棒、給與報信之人、讀此例者、皆滿身汗流、凡有身家之人、皆知禁止、而濃酒貿易、遂落於下等不堪之人、此等人無產業可罰、放膽走私、且將報信之人、滿街驅逐、兩年間積案萬有二千人、每年國中銷流濃酒、尚不下五千六百萬棒、一千七百四十二年、始仍准人領牌開濃酒館、減少稅餉、與中國禁

鴉片事無異

中國人若以鴉片貿易，同英國講論，英吉利國王定肯  
禁止販運鴉片到中國，卽印度栽種波畢之事，亦定可  
停止，而栽種別物，國家之稅餉，及眾人之利益，仍可再  
得，況現在鴉片貿易不十分大行，以致各處貿易利息，  
亦皆減少，看此時勢，惟有等候中國之事情定奪而已。  
今將繳與中國及存下鴉片之數目，開列在下文，義律  
繳與中國鴉片共計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魯碑二  
千五百萬箇，麻爾注存舊鴉片一萬二千箱，值魯碑七

百二十萬箇，存新鴉片二萬三千箱，值魯碑一千一百五十萬箇，孟阿拉存舊鴉片八千箱，值魯碑三百二十萬箇，孟阿拉新鴉片二萬二千箱，值魯碑八百八十萬箇，總共值魯碑五千五百七十萬箇，該五百五十萬棒有奇。

方繳鴉片時，義律立意賠補之，給與各船收單，并問各人要在印度收回鴉片，抑或要會單在國庫內收銀，時鴉片客商，皆願得會單回國收銀，義律遂寫會單十七張，寄與國中管庫官支銀，并付回國中文書，限十二箇

月由本國庫給還所繳鴉片之價，今年廣東圍公司館  
勒繳鴉片之事，正如我英國監禁佛蘭西使者在礮臺  
上，因我等關口官府，聞佛蘭西使者在近哆洼地方，攜  
佛蘭西小帶上岸，故將佛蘭西使者監禁，待他繳上違  
禁貨物後，方纔釋放，與今廣東事一樣。

聞義律望國王之命，四箇月即可回來，必待接到回信，

方准船隻進黃埔，近日所到之依里沙土地挖船，係八

月初二日

中國七月十三日

自蘭頓開船，云廣東繳煙之事，蘭

頓於七月十三日

中國六月二十日

即已知道，國中之人皆搖

動、自律衙門及甘文好司之官府、俱各相問、尙未接到  
義律之信、蓋義律之信、係交阿厘爾船帶往蘭頓、大約  
總要十月間、卽中國九月纔能到、又有蘭頓所接孟邁及中  
國商船家信、說及繳煙之事、英國各皆警動、卽買賣亦  
不甚好、銀舖利錢長至六分、又向佛蘭西銀舖借銀四  
百萬棒、又向花旗銀舖借銀八十萬棒、交與銀店支發、  
真是從未聞過如此之緊、茶葉價長至加二分、而各莊  
茶葉尙不肯賣、所有東邊貨物逐一長價、  
十二月到蘭頓之茶七萬包、當賣去五萬八千包、存下

一萬二千包未賣，所存下之茶內有一半係帶茶葉進口之人貯起，奈價甚高，賣出之茶葉比十月間價更貴，後因買者日少，價錢漸已減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信來，說自七月間廣東已將英國貿易停止，遂致茶葉價值又復長價，至前月下旬傳說國家要與中國打仗，茶葉價更增長，自後市上賣茶之人皆囤積不賣，買茶之人到外購買，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綠茶亦如常時好茶，并工夫茶一樣價值。

中國圍守夷人繳煙之信，七月三十一日，即六月二十一日已

到蘭頓之因底阿好司都內各衙門及貿易店銀店俱有擾亂是日在蘭頓天色昏慘米價亦昂貴國中甚苦缺銀銀價即已增長湖絲前時價值不好現今已大改變所有茶葉盡皆起價蘭頓各物件無不昂貴在此季內孟邁地方要到中國鴉片棉花存下未去者共計虧銀六百萬棒真是大有害于利益若再遲延不理必倒塌許多貿易地方窮困

中國與英國貿易而英國庫中每年所得之稅餉不下四百五十萬棒約一千五百萬員若一經停止數月之間國中



定必困乏。前時有公司時，各大班亦常慮及停止貿易之事，常要蓄積茶葉，以備兩年之需。因散公司後，卽無茶葉存蓄，緣散商貿易，茶葉到國，立圖卽銷，何能存積。現在英吉利、并米利堅二國，亦已鼓動禁鴉片，并卽出告示，定販鴉片及食鴉片之罪，又出賞格，求人做極好之告示，以禁止鴉片。又有鴉片貿易罪過論，係地爾注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年在蘭頓所作，以爲鴉片不但壞中國人之風俗，并令中國人猜忌英吉利人，令兩國通商有嫌恨。現在有許多仁愛之人，立爲一會，欲

禁止此貿易其哲付里士係此會著名之人在孟阿拉  
建立醫館同律山頓及沙渣治士當頓共立此會欲先  
講明與眾人感動其良心然後遞稟回國求律好司甘  
文好司及巴厘滿衙門各官府助理此會立定章程必  
要巴厘滿開口分付東印度公司禁止不准栽種鴉片  
方可禁止變作他項正經貿易

蘭頓新聞紙內載云律士丹合遞稟講論中國停止  
貿易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中  
國人禁止鴉片係爲風俗政事稅餉外國人卽應遵其

法律而行現在眾人皆說中國官府受規不管禁止有名無實又說中國拘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規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知立即究辦安得說禁止有名無實況義律並非使者不過係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國律例即應按各客商所有之鴉片更加三倍罰銀今中國不過只將其鴉片收繳而已然因致累我國正經貿易亦受虧缺所以不能任人再賣

我等自知以鴉片貽害中國之故爲中國人所憎惡常欲自解於中國因思惟醫道有益於人於嘉慶十年有

醫生俾臣者至粵教種牛痘一年收所種小兒數千道光七年有醫加厘赤者在澳施設眼科五年中醫愈華人四千餘費去施藥銀千有八百餘棒皆眾人捐助道光十五年復有彌利堅國名醫伯駕者亦開外科數年間醫愈七千餘人一切下證皆來就醫其餘輕證難以數計所費銀亦三千兩亦眾人捐助此皆伯駕不貪利不厭煩一片誠心所致